



花 榴 石

衡 杜

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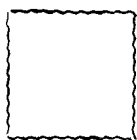
售 0.60

石
榴
花

杜
衡

一九二八年九月出版

實價四角



作者 杜衡

刊行者 第一線書店

發行

上海北四川路寶興路一四二號

第一線書店

目 錄

石榴花·····	一
最初的眼淚·····	一七
還魂草·····	三一
人去後·····	八九
火曜日·····	一一七

石榴花

青士：

爲了這個稱呼，我會換了好多張的信箋：也想和往時一樣地仍稱你「我的——」，但是仔細想起了這幾天的情形，我實在沒有勇氣寫下去；此外呢？你想罷，「弟」，「——弟」，「——君」，「——先生」……這些稱呼，可適宜於我現在應用嗎？我想來想去總覺得不能用。遲疑了半晌，還是用了最普通的稱呼罷！——唉，青士啊，在半年前，我再也不想不到會有今日；就是你，你怕也想不到我會有今日：想起了這種種，真使我不得不怨你了！

算起我倆的母親，允許我們同居之後以至今日，剛只有一年的樣子；但是就是在這一年中，我卻從最高的幸福的王宮裏，墮落到最低的失望的深淵裏去。今年寒假開

學之後，我看你已不像從前了，但是我知多疑是我們女子的弱點，所以不敢斷定你的態度；但是，最近兩星期來，我卻完全知道了你，明白了你的心事。

老實和你說，在我的日記上，從前是只拿一個「他」字代你的，現在卻用你的名字了：這你不能怪我，因為你先絕了我，卻叫我如何呢？

寫這封最後的信給你，我是很痛心的——我要告訴你，我們的婚約，家長替我們訂的婚約，並不是不可解除的，你放心罷！說到這些事真難受；但是，讓我去悲痛，讓我去愁悶好了。我再也不會來纏住你，再也不會來埋怨你；我只把你最近兩星期的事，記在這裏，給你個回想的機會，一切聽你自己裁判吧！

玉甫
六，二四

六，十四

一早起來，知道你已進校去了，心裏很不快樂；懶洋洋地，打算不去上課，想到

你書桌旁來尋你的日記看，因為我已多時不看見你的日記了。那知你乖覺得很，已早將那本日記隨身帶着，我一隻隻抽斗都看過，終尋不着。要是在往日，我早已向你開口討了，但是這幾天，已發現你的態度有點奇特，便不敢明白地問你，因為怕要多起一場無謂的吵鬧。

心裏越想越沉悶，越想越懷疑，便決意到校裏來尋你。我到校裏，正是上第一課的時候；在教室外面望了望，同時發現吳筠也不在那裏，你想呀，叫一個氣量狹仄的女子，來處這一種不幸的境地，是何等地難堪！我便再也無心上課；正預備回去，卻聽得人說你是在閱報室，尋到了那裏，又不曾尋見，便一人沉沉地離校去了。

在寓所裏等你好久好久不見你回來；直到十一點鐘的樣子，才聽得我們的房主開了後門，接着便是沉重的脚步聲走上樓來。我故意不來看，只悶悶地坐在自己房裏。同你上來的，還有個你的新朋友李君；他和我雖是相識的，但是我和我的關係，他卻還不會知道。你們在外面那間房裏談話我卻在細細地偷聽着。你們先是在批評校裏的

教授，後來聽得李君說：

「那位 Miss 程——」

知道他是問起我了，於是便格外提心地諦聽。——在往時，你每逢別人問起我，你總又溫和又驕傲地說着：「我的 Franco」。但是這一回我聽不見你這樣一聲能給我慰安的答語。我只覺得——不能說是聽見——覺得你用最輕的，輕得使我聽不出的聲音回答着，你們便模模糊糊地說到其他的問題去了。我想來想去，總猜度不出你說了些什麼話。

李君去了，你便走進我室中來；我不來理你，只假作在看我的書。你走了過來，推着我的手臂，好像是十分心虛地說：

「什麼！你不曾進校嗎？」

「……」我還是不響。

「啊，不來理我了！」

「誰不來埋你！」我回轉頭來，「爲什麼你一早不叫我一同進校去？」

「爲了這一點事！因爲昨天我們都睡遲了，怕你起不得早，所以不來叫醒你。」
「倒也會強辯！」我冷笑了，「爲什麼我剛才校裏尋不見你？」

「我去買了本書。」你坐在我桌旁的凳上安靜地說。我的懷疑，因此稍稍消失了些兒。

下半年，我們一齊進校去。在路上，我看你有時現出踟躇不安的樣子，你沒有什麼話和我說，我也只茫茫地望着路旁的樹木。雖然在一塊兒走，卻好像是兩個不相識者在一塊兒走的樣子。

在校裏問同學，知道你上午一課也不會到。

「七點半到十一點！……買書的時間！……」我腦中又是這些零亂的思緒。我整個下午沉吟的狀態，你終不曾注意到似的。

晨間你叫我回到校裏去，我實在覺得太沒意思，便推說頭昏，不進校了。那時我很留心地看着你的態度，只聽得你淡淡地問了一聲：『什麼又頭昏了？』問着，並不十分誠意地等我的回答，又忽忽地拿起帽子走了。我整整地悶了半天，午飯的時後，才見你回來。看你手中拿着一叢的野花草，紅紅綠綠地倒也十分鮮豔。你先拿進我房裏來，問我歡喜不歡喜。我心上覺得愉快起來，含笑地前來迎你——

「很有趣的花！是什麼花？那裏採來的？」

你微笑不答。我過來很滿意地將花草都裝在我的花瓶裏，卻將瓶裏的一枝早已枯了的花枝取了出來。你正要將那枯枝丟了，我卻阻住你：

「不要丟了她，她也曾有過榮華的一日的！」

你聽了這句話，向我很驚異地看了一眼，隨後那驚異的情形，卻被微笑掩過了。你握着我的手——不是，你是用兩隻手掌合着我的手指，臉上現出萬分柔和的表情，

像要向我說什麼話；但是你不曾說，柔和中現着幾分極不自然的神色。

飯後，你要我出去散步，我便依了你；一路上我們雖是相依緊緊地，但沒有什麼話可說，好像各人都在想自己的心事。我注意你目光常不穩定地向四面流轉着，一種遊移的神情溢乎顏色。不用說，興致是沒有的；我們只淡淡地走進了一家冰店，用了一些冷食就回去了。

這一次是我和你最後一次的散步！

六，十六

一早上學是同去的。我因為上午只有兩課，所以早就回來了。我是和我的朋友某君同回寓所的。她向我說了些校裏新發生的事，一件件都使我受了很深的感觸，最後又引起了我自己的心事。

「沉悶得很，」我說，「我覺得生活竟完全沒有意味！」

「你也——」她覺得十分驚異，「你也說這些話了！」

我們的言談這樣鬧了端，便說起你來。她告訴我，有人昨天看見你在S園；誰是你的遊伴，現在我也不用說，你自己總還記得吧！我聽了她這般的報告，回想起昨天你採花來的一回事，愈想愈真，簡直是無庸懷疑了。送那位朋友去了之後，自然是很沉悶，只悵然躺在床上，望着那瓶裏的野花，聊以遣懷。

因為是星期六下午我們都不進校去。你來和我周旋了一回，看見我這般冷冷的神色，卻並不和昨天一樣地虛偽，向我來裝出殷勤的樣子。你只走到了自己室中去，失了神似地蹶着，又茫然地坐了。我正在窗前修髮，時時地看着你的神色，你也常目不轉睛地看着我：這神祕的視線，我終不了解牠是什麼意思。好一會，你又走進我室中來；你那時的臉色，十分愁悶而可憐：好像你雖然是厭我的，但不忍就和我決裂。你先開口向我說：

「什麼的，你這幾天這麼不快活！」

「問你自己好了！」

你聽了似乎很驚異，嘴裏喃喃地，不十分清晰地說着，我卻十之八九不曾聽清楚。正這時候，房東的孩子送了封信上來給你，一封粉紅殼子的信，你拿着急急地塞在袋裏；臉上好像很羞慚的樣子。我也不很願看你這種不自然的姿態，便自己去拿衣裳了。

我獨自出去看我的朋友，直到五點鐘才回來；回來的時候，發現你不在寓所裏。

六，十七

一早你就整裝出去了，并且整天不回來，直到下午六點鐘。

六，十八

一夜的懷疑，使我欲不問你而不能了。起身時，就望見你已俯在窗口寫着什麼

——好像是日記，但是我不能斷定。你很用心地寫着，並不曾發現我在廂房裏窗口偷偷地望你。心想就過來和你開始談判，但又想不要太突然，只要很自然地問起你已夠了；因此我只是等着你，直看你擱了筆。你先將那寫成的東西放在案頭；稍稍沉吟了一會之後，又將軸放在身邊。我看你沒有事了，才走了出來，面上是努力維持着和往日一樣的容態；你看見我，一半漠然，一半畏縮地向我一笑，此外便是默默地不作一聲。我知道這是你精神上最痛苦的一刻。我心上忽地想起了往日，不敢向你動問——不瞞你說，我幾乎流下淚來；但是，我一想起你近幾日的情形，實在不能原諒你呀：——

「你昨天去玩，爲什麼不採點花給我？」故意這般問。

「昨天沒有好的花看見。——無錫的來信，你可曾覆了？」你也很聰明，想用別的話打斷了這可怕的題目。

「已經覆了，昨天覆了的。——我要問你：你昨天在那裏玩？S園嗎？」

「是的，」淡漠的神情。

「在那裏吃的中飯？」

「在一個朋友家裏，」你已經不耐了。

「誰？」

「告訴了你，你還是不認得！」

「我也不過高興問罷了，也不用這樣的口氣！」

我們的說話，漸漸地難堪起來；最後我們竟相鬧了。雖然我們從前也鬧過幾回，但次次總是不傷脾胃的，都不是這一次這樣各自存着深刻的意見的爭吵。原知道，這是於我們很不幸的事，但我以為是始終不可避免的。我便多說了幾句露骨的話；你卻再也不回答我，裝作無其事的样子走了。爲了這件事，我還流了許多的眼淚。

一天之內，你來向我說了兩次話，我卻兩次憤憤地不曾理你。

細細地想起來，愈覺得是沒有疑意的了。

下午爲下了幾點雨，你便在寓所裏，不會出去；我只裝作在預備考試的功課，整半天不會向你說一句話。

下午又發現你不在校裏。心裏很想捉到你一點真實的證據，便約了我熟悉的朋友和張君出去散步。馬路上很可怕的日光，使我心中斷定不會在別處，定是在S園或L園，因爲那兩個地方人又少，又有很美麗的樹蔭。一路上我們又談起了你，她們都勸我應當注意；其實我的懷疑，或許比她們要早不少，而我又比她們更確定這一回事。我將前天和你吵鬧這一回事，暫時不和她們說起，先到S園四面都走遍了，尋不出一些兒踪跡；我們略坐了一回，便向L園來，那園裏有深深的綠樹，環繞着一個美

麗的草坪。我們先沿着樹蔭，走了半圈，便在一處樹蔭下坐了。起了幾陣風，坐在草地上很覺得涼爽；心想這地方，真是最適於你們的幽會。但是舉頭望去，望不見一個人影；日兒已慢慢斜去，看看已是三點鐘光景。以為是不會發現什麼了，正想起身來，張君眼快，看見那面沿樹蔭走過一個女子來。

「看！那邊一個 foreign fashion 的！」

我們的視線跟着她手指移了過去。

「那不是吳？——」于君不確定地說。

空氣就緊張起來；好像有件恐怖的事快來了似的，我很提心地看着。

「是的，是吳筠！」我說着，看她果然走近來了。她的年青，她的妖豔，使我看了很不高興。我們看她走過了。看她走進了那面的樹蔭裏去；重重的樹葉，一會兒就將她掩住了。我正心裏想着，她不會一個人單身到這裏來的，張君卻和我同意地說了出來，并且自告奮勇，願意去做偵探。我一聲不響地看她走了過去，在那裏樹蔭下張

望了好一會，才一人慢步地回轉來。

「怎樣？」好奇心驅使着于君，使她急急地問。

「奇得很，那邊沒有人。」

「不錯，那邊可以走到房子裏去，」我說。

「其實證據已經有了：草地上剩着頂男人的草帽。」

「可有甚麼特有的記號？」于君又問。

「這我卻不會留心。」

「你再去看看！」

「不去了，給別人看見算什麼！」

「你不去我去。」

這一回于君去了。回來的時候，她告訴我們，說那草帽裏面有 F. S. 兩個字。我心想這一定無疑了，這明明是她的帽子，我記得清清楚楚，你帽上寫的是 F. S. 兩

字。我的心便死寂似的沉了下去。

過了這一會，我還看見有兩個人——當然是你們——在花園的西北角走過，並肩地走過。當然，你們是不會看見我們的。

六，二十一

徬徨了好久，我決意要離開上海回來了。我不能再在這可怕的境地中受這些閒氣。像我這樣的人——這樣的年齡，又不能像她們那麼地媚你們男子——要和別人爭奪嗎？——大可不必了！上午整理了些物件，便向你說：我家裏有要事快信來叫我回去，你起先聽了愕然似的，後來好像就猜到了我的心理，便慢吞吞地說：

「既然家裏來叫你，你只得回去——今天下午要考，我又不能送你。」

真的，下午你確實有考試，不過就是沒有考試，料你也不會來送我，我也不願你來送的。

.....

六，二十四

一天，兩天，三天，等不到你一封信。

心想這一回事是免不掉的了；與其讓你來開始，還是我開始了吧！

最初的眼淚

無論誰到朱伯明醫生家裏去，總可以看得見一個很漂亮的，小小的女孩子，半遮着臉，站在門邊微笑，她給任何病人以慰安；她底如水的目光爲醫生招徠了很多年青的病人。有的時候，她底微笑，而不是醫生底診察，會治好了別人底疾病。

不像醫生家裏別的小孩子那樣地粗黑而且強壯，她是薔薇色的，并且是柔嫩的。她在這些孩子裏簡直是個例外，是鴉羣中的鴿子。誰也不相信養出小黑人來的母親還會養得出天神——她在那兒，別人都喊她阿秀，因爲她底名字是秀春——一個很粗俗的名字，她後來自己將牠捨棄了，改成挺秀。

在十多年前，醫生診所裏來過一個憔悴的，臉上充滿着過去的誇耀的婦女。她底態度非常遊移而且不安——

「來看病的？——可是已經錯過了掛號底時間。」

「不是，我是來找朱先生的。」

「貴姓？」

「啊，你只請他出來，他便會知道，」說着可憐地一笑。

那僕人帶領她到了一間精雅的小室裏，在那兒，她遲疑着，她害怕着。她不相信自己經過了這一番變動之後，他還能夠認識她，并且自己還有勇氣起來找他。但是——想起他是醫生，有這樣職業底關係，她也顧不得旁的羞恥了。醫生走出來，照例地咬着捲烟，面上顯着和藹而善交際的神色。他在驚異中認識了她，并且更驚異地發現她已經有了生產的徵兆；同時他記起自己已經結婚了的這回事來。

「你不認識了嗎？——大概改變得多了！」她在想着當時何不竟跟了他：現在他已在社會上表現出一個『成功人』了！

「真個許多時不見了，」他抽着烟說。

「我今天來找你，因了你是醫生，否則也不來找你。」

「——」

「我問你要點藥，要點毒死一個人的藥，但不要連帶毒死了我自己。」

「啊！」他驚訝地喊着，但是他心裏已經很明白了，「難道不想別的辦法了嗎？」

「我早已想過，時間，費用，將來的收容問題——」

「你將這件事完全交給我辦吧！」踟躕了一會說。

經過長時間的討論之後，才得了她底同意：過了一星期，她便進了「人勝醫院」；伯明拿親戚底資格替她寫信報告家裏，說她害時疫，進了醫院，又替她商量款子。他想起了她從前的好處，便抱了一個沒有父親的女孩回家來交給柔順的妻子。

這便是阿秀底來歷。

小孩子不知道有父親，并且還不知道有母親，直到她九歲的時候。那時候她會和

一個不相識的中年婦人睡了一晚：據她寄父說，這個婦人便是她底母親。她將她抱在膝上，柔和的手指撫着那孩子底短髮；看見自己女兒長得這麼美麗，她底笑容裏充滿着慈母底驕傲，但是同時她感到憂戚。她不管她懂不懂地向她說：

「你要小心！你不要像娘一樣！你要注意像你父親那樣的男子！你不要太看重了你底美貌！——你生得這樣動人，定不會使你幸福，——你不懂嗎？將來會懂得；你記牢：你這樣好看，不會使你自己快樂！」

母親告訴她明年打算來帶她去；要是明年不來，便永遠不會再看見她了。最後還告訴她，她底父親是姓「x」。

可憐江南的小孩子辨不出「吳」字，「何」字和「胡」字在讀音上的區別：母親一時的疏忽，竟給了女兒一個終身的大疑問。但是在民智女學初小四年級點名冊上的第一名就寫這「朱挺秀」三個字。

母親始終不曾重來。據報告說：這位可憐的母親已經害肺癆死去了。小孩子永遠

神祕地保存着僅有的記憶——幾句自己不懂得的教訓。她又因為常聽得寄父說她像母親，於是每次臨鏡，便猜想起她的母親幼年底風格。

阿秀很聰明；她表現盡了女孩子底能事：——

在兩三歲時，她已知道愛蘋菓綠的，或是茜色的輕綢，而憎厭大紅的花緞。在四五歲時，她已經解得羞恥，不肯在人面前露着身體底一部分。在六七歲時，她已會每天改梳她底髮式。在八九歲時，她已解得將柔順的小手放在她「哥哥」底掌心，聽她講公主和王子們底故事，而別的孩子們却還在纏着媽媽講「呆女婿」。在十一二歲時，她已知道了她底使命，知道她底使命完全是愛情的；她喜歡一邊掩口笑着，一邊在姊妹們耳邊說着穢褻的話，喜歡似懂非懂地去偷看她「哥哥」藏着的笑林廣記；她已懂得比她年長的男孩子們常要將手放在她臂上，或是摩着她鬢角的原故，并且還懂得裝着天真，給那些男孩子們都滿意；甚至當她和一個男孩在一起的時候，看見姊妹們過來會得臉紅，此外她還會唱，還會舞。

見過她的人，簡直是沒有個不愛她的。她便在這許多愛她的人中，自由地，甚至是濫費地施與她底眼波和微笑。年齡是增加起來；少女底風度有時比小孩子底嬌痴，會更易勾動別人情懷。加以她很有錢使——她寄父是富有而且愛她的——衣服常是時新而嬌艷的，頭髮常是修齊而潤澤的。她底「家庭」現在已束不住她，她已將她底愛情，濫用到學校裏，到社會上。她全部的時間，整個地銷磨在修飾上，在聽小孩子一般的說話上。她不使誰失望，也不使人得到最後的滿意。無論在什麼時候，總有幾個男子來纏着她；她很技巧地在這許多男子中周旋，使誰也不感到她底高傲與無情。她將青年們造成了一個圓周，而自己站在圓心底地位，戲弄着他們，支配着，甚至統治着他們。

但是，她終是有比較地親密的人的：和她在同一個家庭裏的她寄父底長子，她底「哥哥」，朱彬，一個對於女郎，尤其是對她這樣美麗的女郎特別柔順的，罵着不做聲，打着不回手，喊着無論在幹什麼都會丟下來聽號令，肯使錢，肯受差遣的少年，

昏迷似地愛她，她終於爲他底熱烈所感動了。她常是「打情罵俏」地喊他，揔他；同時她愛他。

這大概是在一個早秋的午後吧，阿秀和朱彬並坐在牽牛花陰下，在講着些無意識而他們覺得甜蜜的說話；不幸他們底幽會被一個美貌的少年，醫生底學生兼助手，所撞見了。照例兩性底吸引是以皮膚爲最完美的媒介物的，她爲那個美男子所吸引去了。朱彬看她向別人親蜜地招呼，向別人嬌笑，看他們挨得很近地向花棚邊走了過去……

自己依然單身地坐在花棚邊的石條上！

爲了妒忌，他實然感到十分的怨恨和憎厭；想起了自己時間和正當工作底犧牲，他覺得不值得。

「彬哥，」後來阿秀又在那裏喊他。

他不應，這算是他因嫉妒而生出的極微弱的反抗。

「好，好！你不理！小心一點，你只配捨！」她說着自己走了過來。

「誰不來理你！你自己不理我。」

「好端端的，又什麼——」她已懂得了他底用意。

「你爲什麼不跟春陽去；你還是從此不要來理我的好！」

「真要命，」她撒嬌地擠着他底肩，和他並坐下來，「他本來要纏個不清；我這樣遣開了他倒不好。你這個人，真不識好歹！」

他們吵了好久，最後由朱彬提出了條件，要她當面向春陽表示冷淡，表示輕鄙。她因爲有能夠用別的方法來補救的自信，竟屈服了，竟允許了這個無理的要求。

她允許了，並且在第二天做到了：當春陽來的時候，她用神色底淡漠和語言底諷刺，使他失望着，懷恨着回去。

大約有一星期，春陽不再來看她一次。她這兒用整個的時間來對付朱彬，和他依

然「打得火熱」。

「彬哥，你將我底皮鞋去拿來。」

朱彬就去將皮鞋拿來。

「彬哥，這兩個鈕子很緊，你給我扣一扣上。」

他就俯下身去，替她漆皮鞋底鈕子扣上了。

她裝飾得很動人地獨自走出門去，面上表現着勝利底驕矜。她去按春陽家底門鈴

的時候，心裏在想着——

這是他自己來上這圈套的，可不是我故意去捉弄他。

「你來了，我底信可收到？」他亦開門時含着惡意的微笑。

他們去在他底書室裏坐定了，她便埋怨這幾天爲什麼不來——

「前次和你說着頑，你怎樣就當了真！」

他也不埋怨她，也不說愛情的話，只是默默地不響，眼光只不住地釘着她。她先

覺得奇怪，後來漸漸地感到恐慌；她又不覺又記起前次他向她提出同居的這一回事來。這是多麼可怕的一回事；訂婚，在她想來是將一切的愛情都送入墳墓裏去的，並且要推倒她一切的神權的。但是那一次被她很技巧地推諉過了。這一次，可不要又是這個可怕的問題。

灰黯的暮色，籠罩在室中；時辰鐘單調的和諧好像喚來了一切的恐怖。

「你既然來了，我便要強迫地愛你！」他去開着電燈，走到她身邊來。「我告訴了你，我是自私的；我不能尊重別人底意志。我是固執的。你愛我吧；你沒有選擇，你只能愛我了！」

她窘得不知對答，心頭感受到一陣處女的戰慄；她第一次將頭低了下去。

「今天外邊一個人也沒有。」

她還是不響。她被他強吻着嘴唇。好像是從一個大夢中醒來，她感覺得過去一切底空幻；又很快要走入個更神秘的夢境裏去，她已陷入了昏迷底狀態。萬能的她，現

在被他底美貌誘惑着，被更強的，好奇的衝動支配着，心上新經驗底渴望在燃燒着，終於將身體倒入他懷中，被動地結束了她底處女期……

走出門去，蛾眉月已掛在天心了。她不感到什麼悲痛；好像對於春陽底暴行，並不甚麼惡感，反之，這却使她心中多了一重漠然的希望。但是無論如何，她已發現了她心情陡然的改變。她雖然於自己底將來，只覺得眼前有熱火在熊熊地燒着。

此後，她再也沒有勇氣去作弄朱彬；處在這一舊社會底腐敗的零霧氣中，她好像在受着一個無名的，不可見的呵責：這使她處處想避免了朱彬底熱愛。她消極地斷絕了很多異性的朋友；就是和那些還沒有斷絕了的談話，她現在是用了那些女子永不曾說起的社會問題來代替了那些如醉如痴的情話。乾脆地說，她現在已發現了她第一個政策底失敗了。

朱彬却依然溺愛她，對於她漸漸地有了很奢侈的要求了。她底施予現在却以親吻爲極限；此外，她簡直不許他觸着肉體上任何隱秘的一部分。他們依然很親密，只

是他們底戀愛已經是友誼化了：她再也不像先前那樣地呵斥他，支配他。他們談文學，談家庭，談女子參政，甚至談到節制生育和貞操問題，她只不談起關於自身底事。

在另一方面，她依然和春陽繼續這一種歡樂底關係。似乎是有一種魔性的衝動控制着她，使她每三四天中總要去找一次春陽，不一定是在夜裏——在薄暮，在晚間，在灰暗的陰天，甚至在光明的白晝。——這樣，她將生活無形中已分成了兩部分：一部分是縱樂，一部分全然是男性的。

但是，男性底游移終比不得女性底痴狂，春陽已先她而厭倦了，漸漸地，他底言語變成了枯燥的，他底動作變成了機械的。終於在兩個月後的一天上，他們底關係破裂了。他竟乾脆地向她說：「我現在已經不愛你了；最好以後我們不要再相見！」

「很好，這我完全同意；老實說，本來我也不會愛你過！」這是她復仇的回答。他們底結合是強暴的，他們底離散是卑劣的，但她一點也不覺得甚麼難受。她照常地回家去，心裏是在反覆地沈思。她好像不再懷疑將來了。她發現了過去一切的錯

誤，同時她神祕地記起她母親底話來——

「你生得這樣動人，這不會使你幸福！」

回到家裏，她就寫了一個字條交在朱彬手裏；那上面寫着：

「我有很多的話和你談，請你在一個適當的時間，到我這兒來！」

在燈光下她一人靜悄悄地坐着，等着，她相信朱彬一定會來。她依然豐滿而微紅：心上第一回起了戀情底顫動。

同時，她反覆迴環地讀着她母親遺傳下來的句子——

「媽媽，我底媽媽，『你生得這樣動人，這不會使你幸福！』……」

她集合了許多片斷的記憶思想起母親底憔悴的弱者的面容來，她覺得悲痛。爲了母親，而不是爲她自己，她第一次流下了幾點真的眼淚。

還魂草

一

我這一封信，或許會引起你底驚異；我也不知道應當怎樣向你表白。我好像跪在純潔的聖母面前祈求的樣子，受末日審判時懺悔的樣子，只等你一言，纔能寬解了我重重的罪過。我底心，那受了污濁的心，自己知道淚水也不能將牠洗淨，現在很畏縮，很羞怯地再拿來送給你時，我是曾經過了幾度的躊躇呵！

想起了從前的事，真使我慚愧，真使我難過。我倆間的情誼，雖說是你寫信來將牠弄斷了的，但是我總知道完全是我底不好：以你這樣女性脆弱的心靈，既已專心地向了我，又怎忍看我和別一個女子去很親密地周旋！我游移的心情，將我欺

了，還將你害了，我如何對得住你，我如何對住你！現在，我是完全覺悟了，我底覺悟雖不能贖清我以前的罪愆，但總能使我對於你增加了十分可靠的信力；我對你的心，現在更比先前十倍地虔誠。近來一重重的回憶，使我將那欺騙了我的女子，和你兩兩對比起來，我真不解從前怎麼會錯誤到如此；現在我沒有勇氣，也沒有權力可以恕我自己，也只能等你一言。

今天我許還不會這樣躁急地寫信給你，不會有這樣的勇氣來擾你，要是沒有我底姊妹們來打動了我念你的熱情；她們是完全無心的，并且不十分明白我倆間往時的關係。她們談起音樂，說你底歌喉是怎樣地動人。我在旁邊，聽了這些話，好像使我回復到了往時一樣；久已不聽見了的你底歌聲，似乎在我耳鼓裏交響。我情懷底飢渴，被撩動到了遠過於言語所能敘述的程度。從你底歌聲，又使我聯想到你讀英文時的聲音；你還記得麼？那時我時常揀幾節濃豔的地方，叫你讀，叫你回講，你講到說不出口的地方，總微微一笑，含糊地略過了：我聽着你底聲音，看着你底

姿態，好像有說不出的愉快，——但是現在，到了這種愉快已變成陳跡的時候，我再向你說起，可不要撩亂你底心靈麼？——啊，我負你的事多了，今天還拿這些話來擾你，倘若你底仁慈，能恕了我一切，那麼這一點也望你恕了吧！

現在我只求見你一面，再不敢對你存怎樣的妄想；我意像裏的你，好像是個美麗而又莊嚴的女神，我只敢跪在你面前膜拜。你倘若允許我再看見你一回，那麼請你讓我先再看見一回你秀逸而參差的字蹟；要不然，我也再不敢存一絲兒怨你的心，因為我對於你底判決，是絕對誠心地服從的。

單是一晚底風雨，就使她感覺到無限秋情。天氣已由暴熱而轉變到陰寒了；她淒然地在枕上，擁着一條薄被，望着白茫茫的窗外，想着這樣，又想着那樣，似乎又回復到了從前那樣感傷的狀態。今天接到了思玄底信，更使她十分煩悶；畢竟是從前癡愛過的人，雖然經過了一番波折，現在回想起來，總只想起了他底好處。但是同時，

她又想起了新交識的朋友丹若；她想，她若爲了自己心情底變動，而以第三者爲犧牲，這樣待人，也過於殘酷了吧：因此，她是處在一個極困難的歧路口：兩方面都不能丟下，但也不能使兩方都得到圓滿的待遇。秋宵底天氣，已夠使人昏悶，加以一有了心事，她便無論如何不能入睡；後來，她反去開了電燈，再取過思玄底那封信到枕邊來讀。信上的一言一語，都深深地打動了她底心扉；又是舊時一重重的陰影，迷漫在她心上。

二

她第二天起來，照例的早點心也不吃，揩過了面，便去理髮；看着自己鏡裏的容顏，一種不可捉摸的情懷，老是在那兒迴蕩。她看見了自己紅潤的唇兒，又想起思玄從前對自己的親密，便深悔自己那時不應當不設法去挽回他底心。却反躁切地將他絕了；到了如今，反使自己徬徨在兩者之間，受一種精神上的痛苦。仔細想想，她覺得

論到情誼，丹若是萬萬不及思玄的：思玄對於自己，只除了夫婦間的事情外，什麼都已經做過了，而和丹若的關係，至多可說是近乎戀愛的友誼。但是像思玄這樣背了如山的盟誓，將愛情轉易地送給了第二個女人，雖說是受了誘惑，若只須一封悔過的書信，就使別人受失戀底痛苦，不但是太便宜了他，就自己也覺得過意不去。

種種的思緒使她對鏡悄然凝想。

正在這時，她底華姊走了過來。

「多好看的美人臨鏡啊！」

「華姊總是這樣的！」笑着輕輕打了她一下。她每一回聽見別人稱讚她美麗，心上總很快樂，但是她不很喜歡聽華底稱讚，好像她們倆底美貌，是在互相嫉妒着的。

——她忽忽地將髮絲掠齊，再加上了兩鬢上的押髮之後，好像也依戀着自己底影子似地，還對着鏡子，戀戀不捨；最後，她畢竟發現了自己眉頭含着幾分悲涼底表情。

「要是個男子時，——」華笑着，伸過手來要替堂妹理齊一縷亂髮。

「不要你！」她嬌嗔地拂開了華底手，好像真當她是一個輕薄的男性。

「英妹，你今天爲什麼這樣？你可有什麼不快樂的事？」多經驗的華姊，好像看出了她堂妹一部分的隱衷。

「不要亂說，我有什麼不快樂的事！」她將梳粧具收拾好了。看着華姊底梳得光光的鬢角，剪得齊齊的額髮，配上了自己所不如的淺絳的膚色，不知怎麼，她又起了無名的嫉妒，但是一想起華對她的好處，又覺得自己胸襟是太褊窄了。在華呢——在稍有些兒男性的華呢，她看着她英妹底年輕和嬌小，柔媚的眼波和絕對女性的幽膩的聲音，雖怕她對於男性占了勝利，但是往往含着一種愛撫底神情。她過着這樣撫愛的生涯，有時好像抱着一個嬌美的同性，強吻她底櫻唇，也能得到異常的快感。

華看英似乎是惱了，便像在女子面前善服從的男子一樣地，不敢再說什麼。英却只在沉沉默想。

——我不應當這樣待她！我自從爸爸死了，要不是華姊這麼愛我，住在叔父家裏能有這樣安適嗎？要不是華姊這樣愛我，能夠不寂寞嗎？——

「華——姊——」黏膩的聲音。

華看見她這樣，便大膽地向她調笑，說她一定接到了許多情書，還定要搜她底抽斗。

「你搜！你搜！看你搜得出！」

畢竟華比她狡猾得多，讓她搜了，反不去搜，只想了一回，一個人一言不發地走到英底床前去。英看見了，完全像小孩子樣地也飛跑了過去，還漲紅了臉嚷着：

「華姊，真討厭！」

「原來是在這裏，好了，好了，這一回逃不過了，哈——」

一片雜亂的爭吵底聲音——

「英妹，原來——」

「呵，不要只管取笑我！你替我出一個主意，怎樣對付這件事？」

「你也不用裝假問我了，我難道不知道你早定了主意！像思玄那樣的美男子，和你纔是一對呢！自從那一回你們鬧了之後，你不是還時時說起他的？」

「你總說這些話！」英稍稍有些惱恨了，想向華報復，「你既然這樣愛他，我給你介紹了，你看可好？」

「還要說得這樣大量，連一封信也不肯給人看一看！」

「誰不給你看！你這樣歡喜看，就將這封信拿了去也不要緊。」她說了之後，覺得自己諷刺底才能，是不及華多了。

「誰要拿你底——這是你底寶貝；又不是給我的信，我拿去有什麼用！」華還是不

肯讓步，但是看英底面色，似乎真要發怒，纔停了她底調笑；停了一會說，「英妹，都是鬧着玩的，不要當了真。——有什麼事要和我商量？你說啊！」

「我要你替我出個主意，究竟怎樣對付才好？」

「你真不曾打定了主意嗎？這樣一件小事也沒有主意！——信可復了沒有？」

「沒有。」

「我看應當答應他底請求。」

英聽了她底話，默默地只看着窗外被秋雨打殘了的夾竹桃。——「你實在還不會知道我心中的困難，」好一會纔這樣沉重地說。

「但是總不能過分使人失望啊！」

她給華又這樣地激動了一句，不禁想起他是個曾和自己接吻過，擁抱過的人，現在連一見也不能得到許可，也未免太覺得難堪。她想，現在就是一絲兒也不愛他，也怕引起一種反感，不能斷然地回覆了他的，何況他對自己的吸引力，一向是未曾全然

失去，而現在又到了舊情復燃的時候！她終是不能拒絕他，也是不願拒絕他的。於是她便不願華在眼前，寫了封極簡單的回信給他，約他後天到W公園裏去；寫完了還拿給華看，問她這樣可妥當。華看着，細細地想了一會，皺了皺眉說：

「約在W公園嗎？我看不如約他到這裏來，不妨做得大方些：你看怎樣？」

「好的，好的，現在是沒有什麼不便了。」

英雖然已經將那封信改寫過并且已經叫人寄出了，心上好似還躊躇不決的樣子。她想將自己底心事，完全向華訴說了；她深信華對於甚麼事，都很有決斷，很有勇氣的，不像自己那樣地黏膩；告訴了她，或者可以得到一個完美的辦法。但是她終於失敗，一種嫉妒的自私心占據在她心上；她終不肯將自己底戀愛故事，告訴一個有做她情敵的資格的同性。

四

丹若來看英底叔父，丹若底教師，但是英很知道，他不是來看她底叔父，而是來看她的；她當他在書室裏和她叔父談話的時候，向他隔着窗兒微微地一笑，故意將頭低了下去；後來趁她叔父走出了書室的時候，便走了進去見他。

「你今天高興出去麼？」一向是稱她「Miss 何」的，現在却單單叫一個「你」字，而且是一種溫軟的，誘人的聲音，她感覺到一種永未從他這兒受到過的柔情。

「本來是想不出去了，但——」忸怩的樣子表現着充分的女性。

「你倘若高興出去，我三點鐘在公園等你。」

「也好，也好。」完全是小孩子樣地，自己毫無主意地答應了他。他們這樣約定之後，談了不多一刻，她叔父就走了進來；再過了一會，丹若就去了。

只在兩點鐘的時候，她便走出了門，乘車到W公園去；一路上望着爽朗的晴光，心上增添了幾分希望和歡喜。到了那兒，看看時候，還只有兩點一刻；知道是太早了，便揀定在一處人少的樹蔭下面立着等待。好像是很膽怯似地，只怕來往遊人底向

她注目，尤其是那些輕浮的少年人。——他們往往向着她飄過一種含侮辱的訕笑來，她站得時候愈多，便愈覺得不自然了——

——索性坐下來吧，在綠草上，這一片乾淨的綠草上。

她果然坐下來了；望着那一片發清光的湖水，和左面一帶濃密的烟樹，使她想起了一幅她曾看見過的圖畫：那幅畫差不多正是眼前的光景：在一個靜僻的幽林邊，一面是臨着碧澄澄的湖水，有一對男女緊緊地擁抱着；遠望過去，兩個竟合成了一個，但是逼近去看，那男性底熱情，那女性底羞怯，都能刻意表出。想起了這樣的風光，這樣深深的擁抱，深深的親吻，她不自然地紅着臉，好像是怕別人察出了她底心事；想起了丹若這般男性強大的身軀，自己倘若躲在他懷抱裏，鴿子般柔順地躲在他懷抱裏，初次含羞地受他底愛撫，又是多麼令人心醉！

「怎麼還不來！」

伸着頭，向着濃密的樹蔭探望，大概至少有幾十回了；照她底錶上，早已過了三

點，但是希望她底錶比別人底快：她不喜歡他失約，甚至不喜歡他耽誤一二分鐘的時間。她很焦急，可是並不失望。

與情人的約會是不會誤了的，他畢竟忽忽地走過來了。

「來得這樣遲！」小孩子樣地站起來歡迎他。

「我底錶現在三點還不到呢！你來了多時了？」他好像知道她已經等了好久。

「來了一個鐘頭；你看，現在是三點一刻嗎？」她露出了可愛的粉臂，將手錶給他看。

五

「往那邊去，往那深深的樹蔭裏走去。」

他們已同行到了很靜僻的地方；她緊緊地依在他身邊，看着美麗的湖光，心頭忡忡地跳動着，好像在等待什麼。到了那樹蔭裏，他們走得緩緩地，好像故意要延長這

一回的散步。

「不要過去了，就這裏坐下吧，這裏倒也有一片可愛的青草。」

她這樣提議，他便用手帕替她在草上拂了一會，叫她坐下了，自己却很切近地坐在旁邊，只細細地看着她；她知道他在注視自己，將頭兒垂得低低。隔了一刻，她真個耐不過了。

「你這瘋子，只管看我作甚！」說着含羞地一笑，反覺得更不好意思起來。他到了這個地方，雖然也膽大了些，但心兒却跳動得更利害了；幾次想將手臂擠到她肩上去，但是不敢，只將她一隻小小的素手握住了。她很順他底意志，趁勢將手伸過去，放在他底膝上，聽他撫弄。

「最好我們真能脫離了人羣，永遠地永遠地住在這種有趣的地方。」他大膽地用「我們」二字了。她似乎不曾聽見，只不去理他，自己靜靜地看着湖面上的兩隻水鳥在追逐。「你在看些什麼？一句話也不講，」他問了。

「你看那兩隻水鳥多好看！」天真地指着。

「那裏？那裏？那兩隻是捕魚耶嗎？」他將頭偏到她身邊去從那樹枝間望着水鳥，右手還撫着她底手掌，左手環在她身後，支撐在草上，好像將她圍抱着的樣子。她也故意挨近他去，飄拂着的鬢絲，在輕風中撩撥着他底左額：她幾乎全身都貼在他心上了。

「啊，我們還是去看那邊的夕陽吧，」她說着，攙着他底手，逕自站起來了；他也跟着起來，一同走出了樹林。遠望去，夕陽照在水面的晶光，閃出異樣的彩色。他看看四周的凝紫，又看看她那被夕陽反照得緋紅的雙頰，不自禁地一手將她攔腰輕輕撲抱住了。她望着這般日暮的風光，想起自己無依的身世，便慢慢地把全身送到他懷抱裏，胸貼着胸，輕易將寶貴的唇瓣送給了第二個男子；好像是一陣模糊，將什麼事也忘了，只覺得他底胸在很劇烈地跳動着。

——他大概還沒有過女性底經驗吧。

她這樣想着，心裏很覺得慚愧：和異性這般地接觸，在她已經不是初試了。

六

直到丹若送她回家來的時候，她還不曾想起明天底事來：但是在晚飯之後，一個人睡在自己房裏，撩起帳子來，看着短牆外的明月，纔想起自己是處在兩難的境地中。她毫無決斷地，想起這一個，又想起那一個：想起丹若沉靜的美，同時又想起思玄溫存的美來；想起今天湖畔的風光，同時又想起從前更長久，更甜美的擁抱來。要是遲她底熱情，她是兩個都不能丟下的；但是最後，理智將她征服了：她發現了一個女子同時愛兩個男子底不可能，和將來定然會發生的危險，她終於勉強地決意了，——或許竟不能算是決意吧——她想不能不將思玄捨棄，而不願有負於丹若，因為照事理是應當如此的。——但是愛情却不能全然拿事理來束縛：在思玄一方面，她還想爲他設法解慰，不使他十分失望：這一番雜亂而可怕的思想，却以她底堂姊，那個過

去似乎會有許多歷史而現在又在渴望着男性底愛的堂姊何華爲終點。

.....

房門呀地開了；她仔細地一看，見華正在黑暗中站着，臉上顯着怒容，好像是很可怕的样子；華用很凶猛，很粗厲的聲說：

「英妹，你來，你跟我來！」

「叫我那裏去？」很恐怖的样子。

「你不要管！你來，只要跟我來。」

「……」躊躇的樣子，她想爲什麼今天華底態度大大地改變了。

「你不聽我底話？你不來？」華好像惡意地責問她。

「我來的，又誰說不跟你來！」

她深怕華是得了狂病，但又不敢不依從，只戰慄地跟她出了房門，一路地走去，再也不敢問一句到那裏去，或是去幹什麼。她們昏昏沉沉地走出了家門，走到一處陰

冷怕人的河邊，那兒又沒有行人，又沒有充足的光線，只有對岸嶢嶢可怕的樹影，在水面上浮蕩着，淡淡地，淡淡地閃出些兒微光。她怕得顫抖起來，又不敢一人撇了華獨自回去，自己毫無方法地只等着別人來擺佈。

「我問你，我問你，」華怕人地喊起來了，「你爲什麼奪了我底愛人？你蠱惑着他，你這小娼婦！」

「華姊，華姊，」她一無所知地嚇得幾乎要哭出來了，「我完全不懂你底話，究竟爲了什麼？——你不應當這樣罵我！」

「你還要裝痴！我一定放你不過；我想不到會吃虧在你手裏！」

「你這樣是侮辱我，分明是侮辱我！」她說到了「侮辱」這二字，想着這一回可憐的委曲，不禁真放聲哭了。

「你哭！你裝腔！不要臉的！」華要過來捫住她底嘴。

「Y——Y——」

醒來時想起了這一個怕人的夢境，心頭還是在忡忡地震動着。

七

她本預備在思玄來的時候，稍稍說幾句埋怨他的話；至少也要譏諷他幾句，使他慚愧。但是一見了他，看見他柔順的神色，這些話便一句也說不出來。真的，這一次的相隔使他倆間增加了不少生疏；但這生疏之中，却有一種靜默的情緒，在兩者底心頭依微地蕩漾着。最初，他好像要當面向她說些謝過的話以邀她底原宥；後來又格格地不能出口，看着她似乎已經諒解了的樣子，也就算了。只談了些兩方底近況，好像是新交樣地，大家都沉默起來。她細細看着他，那多血的面龐，女性地閃動着的眸子，微笑時頰上的雙渦，覺得確是比丹若多不少的誘惑力；此外，她還愛他那慈祥得動人憐憫的睫毛：那低低地垂着的樣子，使她心神顛蕩。但是不久，她又收束起了無

羈的情感；她又記得一個處女，不應當將愛情同時送給兩個男性。

正在這時，華好似故意地，又好似無心地走了過來；英趁這個機會，就替他們介紹了。

「這是我底堂姊何華，——這就是劉君，劉思玄。」她這樣的介紹，分明顯出她是常在堂姊面前說起思玄的。

思玄細細地看着何華，好像是曾經在那裏看見過的。華底心裏，也在覺得奇怪；她想着，從前思玄也常來的，自己也常拋頭露面地想英替他們介紹，英却總裝作不知，一定不肯將思玄介紹給自己，今天爲什麼却改變了她底常態。

英還是沉沉不語地，只在注意華底容態和言語。對於交際，自然是慣與男性接觸的華比她老練得多；她只聽見華在劉先生這樣，劉先生那樣地說個不休；思玄反不及她那麼從容自在。還有一層使英似乎感到不安，華好像時時在注視思玄；她好像永不休止地在看着他，有時害得他也不好意思起來，故意將目光移到了別處。

英真不懂得華怎麼會有這許多和一個第一回見面的人談話的題材；聽她又在說了——

「劉先生可是拿繪畫作終身的事業？——不錯，還有音樂呢；我常聽得英妹說，劉先生還精於音樂。」

「離『精』字真還遠着呢，不過對於兩者都有點興趣。」

「華姊自己也學過兩年圖畫的，」英湊上去說。

「啊，說起來真難爲情，」思玄正想開言，不及華那樣的迅速，「雖說是學了兩年，不但成績是一些也沒有，并且將旁的也都荒了，好像竟因此而變成個失學的人。」

「近來還常作畫嗎？」

「簡直很難得了，要興致好的時候纔試試。」

「有天才的人往往如此！」

「真——真難爲情——」她充分地表現着女性忸怩的媚態。

英在旁邊冷眼看着，似乎有些不以爲然的樣子，沉沉地向思玄看了一眼，好像怪他不應當和新交這般親密而冷落了她自己。聰明的思玄立刻發覺了，便轉過頭來向她說：

「今天可有什麼事？」

一種熟稔的態度，使她纔高興。「有些不能不做的小事，不然，倒可以——」他好像還要說什麼話而說不出口的樣子，只默默地向她注視。她却故意低下頭去。他仔細地端詳着，心頭只感覺到幽微的快感。

八

「我道是誰打來的電話，原來是你，」英微笑着在接丹若打來的電話。
「你今天有時間嗎？」

「沒有！——又要出去；這樣天天出去也不好。」
「你沒有工夫也沒有法子；我想和你談幾句話。——或者我來也好，你要等着我的。」

「什麼話？將重要的在這裏說了吧。」

「我說我明天要到上海去了，跟了我伯父同去。」

「什麼！」很驚訝似地，「明天就要去？這樣地急迫？幾時回來？」

「原來是臨時發生的事；前幾天我自己也想不到。」

「我問你：你幾時纔回來？」

「總要半年纔可以回來。——無論如何要會了面纔可以把詳細情形告訴你。」

「那麼還是我來吧，我來看你。」

「你來？可是？」

「我來；你等着，我就到你這兒來了！」

她放下了電話聽筒，急忙地去稍稍整理了一會她底衣衫，就忽忽地走出門去；看看天色，只見四面陰雲密佈攏來，隔牆的梧桐樹葉被風吹得瑟瑟地作響。她好像心上很煩亂，跳上了一輛車子，就向丹若寓所裏去了。到了那兒，她看見他已經將室中的物件收拾起來。一種寥落的神情，使她感到不快；想到了這一回的事，好像是她意外的損失。丹若在亂紙堆裡抽出了一張方凳，先叫她坐了。

「什麼，就是明天嗎？」她就在凳上坐了，眼睛仰視着他，好像現着十分依戀的樣子。丹若很茫漠地站在旁邊，隔了好一會，纔慢慢地說：

「就是明天了！——這真是意外，又是——」

「可是叔父寫信來要叫你去了嗎？」她知道他所最怕的事，便是給他叔父叫了到上海去；沒有父親的他倆，最後能夠引起互相的同情的，大概就是在這裏吧。她想起了從前也曾有這樣的事情發生過，但是不曾實行就打消了，這一回却不幸而要實行了。她依舊是沉沉地看着他，不敢問他仔細的情形。

「到底爲什麼這樣忽忽地要去，大概你已經知道了一部分；這一回事底發生，我底朋友還沒有一個人知道呢。」

「不去向他們辭行？」

「辭行？時間呢？今天下午完全是你底了。」

她聽着，看了看手錶，見只有兩點一刻，心上纔算稍稍寬了一些。室中的空氣，這時好像很沉寂似的。她有時望着庭前樹葉在風中搖曳；那飄飄欲落的秋葉好像和她底不定的心神一樣；想着前途茫茫，只起了凜然的恐怖。時間是在一刻刻地飛動着，他們幾乎被淒切的情懷所咽窒了。

「在這樣零亂的地方，我們不能久坐；我們去，我們去作最後的同遊吧！」

「最後的？」她好像是驚嚇了一下，心上懷疑起來。

「不，這一個時期裏的最後一次。寒假裏我一定有藉口，一定有藉口可以回來的。」

「你到了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將通信處告訴我。」

「有必要嗎？」他冷冷地回答，「將來可會到了沒有告訴你的必要的時候！」

「誰要你這樣說，我這些是最不歡喜聽的！」半撒嬌似地。

「你也不要這樣說，到了那個時候——」

「唉，你這樣多疑，真叫人——」她這時的神色，又好像怪他底太不信人了。

「天上欲雨不雨的樣子，漸漸地轉變了過來；他倆便膽大地向郊野去了。但是，秋的世界，那一處不是寥落啊！將別未別的情緒，只迷朦在他們心底；加以一方面不堅決的信心，使他們相互地感到未來的幽婉。在她呢，這時的心靈，是完全被他一人所占有了；就是他在這時大膽地要求她處女底纖手，她脆弱的靈魂，不自己了解的靈魂，爲種種的感情壓迫着，也會不加省察地允許了的。慢慢地，慢慢地，她更擠近他底身邊去：好像在男性身邊多一會依戀，便會增加她一分快感。風依舊是緊緊地吹來，將她底衫裙和他底衣角時時地吹在一起。他們倆，好像是兩朵同命的殘花，在秋風

裡迴薄，徬徨——

「這樣的風，你受得起嗎？大概不免要下雨了——」他看她在風中做出瑟縮的樣子，怕她受了風寒。

「不要緊，我一點也不覺得冷，——你呢？你受得起嗎？」

「你不怕就好了，我是不怕的，」他回答着，仍和她繼續前進。

默默地踏過一片新落的殘葉，冷風更淒緊起來；他覺得這樣終不適宜於她脆弱的身體，便要回去了；她看了看時間已不很早，便依了他底提議。在靜寂的歸途，四方更少人來：黑雲在緊緊圍集攏來；三五隻烏鴉，在黑雲下面振翅盤旋，給空氣添多了昏沉的意味。他們被迫在這樣的恐怖之下，幾乎忘了一對情人，在作秋郊的閒步。在遠離城市一里多路的地方，果然冰冷的雨滴絲絲地飄洒下來，滴在他們臉上；後來她衣裳已經潤溼了，頭髮上已經淋滿了雨珠，閃耀出異樣美麗的光彩。他們只能加緊了步履，從這無廬庇的，甚至可說是無人跡的荒野裏趕回家去。冷風仍不時地吹來；有

時她吸進肺去，禁不住打着寒噤。他們達到市場的時候，已經不早了；陰黑的天色，更催得他們分外急促。她說她可以自己去叫車，不用他再送；他却一定不肯，終給她叫定了車，才自己回去。她在車篷裏回顧着他，看他狠狠地走在絲雨裏，——雖然只是絲絲的微雨，但是已經夠使他衣衫溼了半截。回身看着自己，却發現薄薄的單衫，幾乎將內衣也顯映了出來；她便拿出了手帕，慢慢地抹着自己頭上的雨水——

——竟這樣草草地別了嗎，我和他？——可恨的天，怎地下起雨來！

黏溼的思緒纏綿在她心上；想起了他還在冒雨回寓去的情形，和明天的遠別，那臉上的雨水好像已經混攪在淚珠裡了。

十

第二天早晨，絲絲的秋雨，還是落個不休；她一手靠在枕上，一手揭起了帳子，望望窗外，白沉沉地只見一片淒迷，夾着遠方幾處模糊的灰綠：這種可憐的秋色，使

她不忍注視，仍急急地將帳子放了下來。不知道已是什麼時候了，還是懶洋洋地躺在床上；似沉思非沉思的情緒，不知不覺地將光陰消磨了。

「什麼！到這個時候還不起來嗎！」華姊突然地跑進房裏來，揭開了她底帳子，「丫——丫，一夜裏做了什麼好夢，到了這時候還戀着——」

華說得她不自知地臉紅起來；她便在身邊取過了一件夾衣，披在身上，在床裏坐着了。剛要想走出床來，却覺得頭部有點昏暈，稍稍坐了一會之後，又覺得鼻孔邊熱沉沉地難過。

「你摸摸我底額角！——很難過地，好像是發熱了。」

「什麼？」華很懇切地伸過手來，掠起了英底額髮，用手心緊撫在她前額上，覺得她太陽邊突突地在作着很劇烈的跳動。「很熱的，什麼，真很熱的——你覺得怎樣？」

「頭很暈，」她好像才發現自己是病了，「我起身不來；我一定起身不來。」

華便叫她再睡一會；她也覺得自己實在支持不住，便重復躺了下去；華給她從箱蓋上取來了一條薄被，替她添上，還仔細地將她四圍蓋好了。沒有母親的她，受了她華姊這般的愛撫，覺得被裏所有的溫暖，好像都是華姊所賜與的：想到了這些事，對於她的感激，幾乎使眼裏滴下淚來。華還柔和地問起她昨天的事，但是她總掩掩飾飾地不肯言明——真的，她和丹若近來的關係，別人還不十分明白。

華隔了一會，便離了她底房去了；臨去的時候，答應她隔一會再來。——她一個入孤另地病臥在榻上，緊緊地擁着寒衾，覺得精神也和身體一般地病了。

不多一會，她漸漸地要沉睡；昏昏朦朦地地經過了許久半夢的狀態，在閉着的眼前幻着許多黑團底擊撞之後，便模模糊糊地入夢去了。

醒來的時候，她覺得渾身蒸着熱汗，身體懶懶地很乏力的樣子；勉強轉了幾個身，揭起帳子來看時她看見華一個人靜悄悄地坐在窗前的桌邊，低着頭不知在看些什麼。再望一望壁上的時鐘，見已是午後了。她故意咳嗽了一聲，要使華知道她已經醒

來。——果然，華一聽到了她底咳嗽聲，就回過了頭。她也不說甚麼，只是向華囑着要手帕揩汗；華便急急地拿了塊手帕，將她額上的汗珠揩去，一面還叫她不要伸出手來，怕剛退熱之後再受了寒氣。

「什麼？我還發熱嗎？」

華並不應她一聲，只俯下了身來，將自己底頭去貼在她底額上；英好像在受着男性底溫存一樣，柔和地閉攏了眼。只聽她擺佈——好一會，華說：

「我覺得還沒退熱呢！你覺得怎樣？」

「我好像是住在蒸汽裏——」模模糊糊的語聲更顯出她底嬌態。

「你還是睡一會吧，你再睡一會，」華又親熱地吻了她一下。

「華姊，你可是一直坐在這裏？——你在看些什麼？」

「不錯，我正想告訴你，有一封思玄底信在這兒——你現在精神不好，等一會再看吧！」

英很急迫地定要看思玄底信，一定不肯聽華底勸阻，於是華只得向窗口去取過那封信來給她看了。她伸出手去接着，却發現那封信是已經被華開拆過的，但開拆的地方，信封還不曾損傷，好像是預備要重封好的樣子：她看了頓然不滿意起來，但是不滿意的精神，還不算溢於眉宇。——她草草地看那信，那較長的信，只看見上面堆積了許多很懇切的話，使她心頭躍躍地跳動；她也不自知心裏是怎樣的狀態，只想着華拆了自己這樣鄭重的信，雖不好發作，總覺得她是太不應當。看完了信，仰起頭來，看見華還動也不動地站在自己牀前，像是在等她責問的樣子。

「英妹，」華萬分柔和地說，「你惱我嗎？你惱我拆了你底信嗎？」

英給她這樣一說，就覺得心軟起來；她覺得自己處在這樣的境地，對華只應有親暱，只應有感謝，爲了這一點小事，是決不容懷恨的：何況自己與思玄之間，現在已

經隔着一層障礙，她再不能禁止華對於他的懷念了。漸漸地，她又想起自己思想底矛盾，發現自己也在受着幾方面殘酷的支配。

「華姊……」心房底顫抖，使她不能繼續她底話，但她含笑的面色，已經告訴了華，好叫華安心了。

「你再睡吧！——好像又在想着什麼：你看，額上的虛汗。」

英依了華底話，叫她將帳子放下，自己預備再睡。

閉攏眼去，仍是團團的黑塊，於是只能將眼張了；一件件事都在半糲糊的狀態中轉過去。——她想起了思玄，同時又想起了丹若；種種奇怪的衝突，使她感到多方的不寧，最後，她却想着華姊。直到她底理智，給她種種的思想收拾攏了之後，才漸漸地入睡。

直到等二天早晨才醒來。身上好像是很清爽了，她便離了床；這時候還早，家裏還沒有人起身，她一人在自己房裏，悶悶地呆坐了多時，却記起了昨天的事。她便去

拿過一張信紙，潦草地在上面寫着：

——昨天接到你底信的時候，我正在昏沉的熱病中；今天早晨起來，覺得身上是復原了，精神也還好：大概這熱病不會繼續了吧。

你任何時候，都可以到這裏來；大概我不在家裏的時候很少。就是我不在這裏，華姊你也可和她談談；你和她談話，一定會比我有更多的興趣。真的，對於種種，學術和其他，我都是不及她的；我思想很簡陋，不是謙虛的話，我真是什麼也不懂得的呀！

你底來信，爲什麼一句也不提及我前次信上給你說的那些話？這是什麼原故？你有暇可以告我嗎？

低了頭作書，總覺得不很適意，不談了吧！

寫完了自己看了，却又想將這封信毀去了；但經過幾次的遲疑之後，她終于將牠放到了信封裏。——過了一會，華走進來，很奇怪她怎麼起來得這般早。她這時候身上似乎依然不很適意，雖然自己執定說已經退了熱了；華說她病還沒十分好，叫她不要起床，這樣反喪精神。她也漸漸地覺得支撐不住，只能再上床去安息。她託華將案上放着的寄給思玄的信封一封好，再將牠發出。——她是故意這樣的，故意要華去私看了她給思玄的信。——她心上覺得很安適，因為她底種種難解決的問題，這樣，似乎可算是解決了。

十二

這樣一病，她竟不能起身。

連接幾天的長熱不退。精神底疲乏，頭部繼續的疼痛，擾得她很不寧；醫生也請了幾回，但藥石底效力，竟微弱得很。她叔父因為在家裏的調理不合法，便將她送到

了醫院裏去。在那兒，起居固然是比家裏安適得多，但精神底枯寂，也正足以使她底病態增加；她並沒有什麼親友會來望她底病，除了華姊。華曾在她進院去的時候答應她，每兩天裏一定到醫院來看她一次，所以她每天沉睡之後較清醒的時候，總是在等華的。

進院來的第四天，她似乎比較適意些，心裏很想起身來，但看護的不肯；她在床上望着窗外新鮮的空氣，只覺得心上悶悶不樂。正在這時，看見華穿着很鮮明漂亮的衣服，手裏拿着一大束鮮花，笑盈盈地走進房來。她看見了華，好像小孩看見了慈母似地，心上非常快意；她看華含笑地走到自己床邊，將那束花放在床前的桌上了。華問她這叢花可愛不可愛：——問着的時候，露着和藹的容色，在故意逗她底歡心；她細細地向那叢花看了看，便輕輕地說了：

「你可是看見我這裏有空着的花瓶，才去採這些花來的？——雖說是秋花，我看來倒也不覺得她們底清冷，好像房裡一有了這些花朵，就像春天般地濃麗了。——我

要問你，你那兒去採這些花來的？」

「你猜，你猜！」華笑了，「這一束花倒有一番經過呢！」

華說着也不等她底回答，逕自去拿過那個花瓶來，用粗紙揩去了些灰塵，便將那一束花參差地都插在那瓶子裏了，「可好不好？」她問。

「有怎麼一番經過！」英說，「華姊你又信口雌黃呢！」

多疑慮的英，說雖這麼說着，但心上很覺驚奇。她看見華今天穿着不是平時的衣服，打扮得比平時特別豔麗；她想起自己消瘦在病中的身體，不禁又提心起來。——英不問起華家的事，華也不問起英底病態；她們好像心裏都含着更重要的事，欲說不說的样子。

「我家裏可有信麼？」英似乎有意無意地問。

「不錯，」好像猛然記了起來，「有一封上海來的信，我忘記將牠帶來了。」

英聽了知道一定是丹若寄來的，但不知道信裏說些什麼話，也不知華可又和前次

一樣地拆了她底私信。想起這了些事，心上又覺得惱悶，雖然她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原故很不願意使她和丹若間的關係給華知道——意志的矛盾，不堅定的決意，使她一陣陣的血潮，火一般地升到頰上來。

「還有什麼——？」

「——？」疑問的樣子。

「我說，就是這一些，沒有別的？」

「沒有別的吧，我一時記不起，大概沒有吧。」

「——」英心裏想着，這幾天思玄是一定來看她過的。

「你爲什麼這樣仔仔細細地問？」華機警地說着。

「可有人來看我過？」她不得不說了，「荔華可來過？菊英呢？」

「她們都不曾來過，倒是思玄昨天却來過一回；我告訴他你已經進了醫院——」
「華支吾了好口才說，好像是談着一件極不重要的事，只淡淡地說。「他立刻就去的，

坐也不坐。」

「啊，他可知道我在這兒？」英又這樣鄭重問着。

「是的，他已經知道了，」依然是淡淡地，「他到這兒來便嗎？——他這樣問我的，我想或許——」

「我看——」沈吟了一會，「到這兒來不大便，叫他不必來吧！」倉猝間的決意，很重大的決意，頓時使她底心沉了下去；她好像已將一件不能結束的事，勉強地，並且是殘酷地，一刻兒便結束了。

十三

英在華第二次再來探她底病的時候，很留意她可將丹若底來信帶來沒有，雖然她不先開口去問。後來看見華不會忘記，將那封信拿出來了。她看那信封上並沒有一些撕拆過的痕跡；再去看信底內容，也平平淡淡地沒幾句話，並沒有什麼不可給別人看

覓的地方：她這樣才算放了心，將那信輕輕地放在一邊。

同時，英又很想向華勸問起思玄可再來過沒有；但是幾回地鼓不起勇氣來之後，她只希望華自動地說起他，自己便可以接上去問。她竭力地想將華引誘到這個問題上去；但是華好像知道她底隱衷似地，只是說着無關緊要的話。……華坐在她底床沿上，不時用纖細的小指掠着自己底頭髮；英仔細地看着她，心上覺得煩悶起來：

「怎麼說我還不退熱！一定騙我，我實在可以出院了！」她覺得煩躁得很，故意這樣說。

「有誰騙你呢！」華這般地安慰她，「你在這兒很安適，不是和在家裏一樣嗎？——我常來伴你就是了，還有什麼不舒服？——不要心煩，不多幾天總就可以出院的。」

「你看，你帶來給我的花也快枯了，我還等什麼！——我還等得及嗎？」

「啊——」華幾乎笑了起來，「我帶這些花來，才是前天的事呢！」

「雖然只有兩天，在我是多麼難捱啊！」

她總是這般悶悶地，直到華離她去了。——她那時想起，這幾天思玄一定到過華那兒和她很親密地在一起，有說有笑地再也不想起自己底落寞；想到了這裏，又深悔前次不該向華說，叫思玄不要到病院裏來，並且又深願事實不是與她所想像的一樣。但是，她轉身過來看見那床頭放着的丹若底來信，又深怪自己心理底矛盾了。——她現在真不知怎樣才可以使她自己滿意；她只知道，丹若那兒是應得給他個回信。

趁這精神還好，思想也並不昏亂的時候，她在病榻上拿起了一枝鉛筆，糝糊地寫了一些，預備好，寄給丹若。

時日一天天天地過去，她那不甚痛苦，但又富於延長性的病只是不好。她在病榻上看那案頭的秋花謝去了；後來華還給她換了一回。等到第二回的花也謝的時候，華也不替她換第三次了；也不知道這是爲了秋光已深，花沒有了的原故，或是爲了華不願意再來給她點綴這間病室。——華依舊是兩天或三天來一次，雖然來的時間很短，丹

若有信給她，總是原封不動地拿來，和其他女友寫來問病的信一齊拿來。——她們什麼話都談起過，只是永永未曾提及思玄。

最後她得到了丹若底來信，說他在上海的事起了變化，四天之後還得回到這兒來；回來了之後，他已約定住朋友江君家裏，以後有信，只要逕寄那兒就得了。她想了想，記起他所謂江君，往時是和思玄非常熟悉的……

十四

足足地病了兩個月，她才出醫院來；進醫院的時候還是初秋，現在已經到了晚秋了。想不到這幾天和自然的隔絕之後，宇宙會然變換了氣象。

她窗外的幾株樹木，葉子已快禿盡了，蛩聲又十分稀少，在白天裏可說是已經絕滅了；天邊一朵朵陰暗的秋雲，告訴她已快要到冷冰冰的冬天了。她一個人寂寞地在整理了一會物件，又和往常一般單調地坐下來，取過了紙筆，寫了一封信給丹若，希

寤他一回到了這兒，就早些來看她。她正封好了信，看見她華姊笑盈盈地走了進來，她便順手將那剛寫好的信藏起，好像不願意給華看見。——華問她怎麼很乏味的樣子，她不說什麼，只喊着無聊，沒有什麼事可以消遣。華聽了微笑着，似乎打趣般地問她說：

「你不要這樣說，後天思玄要來看你呢！」

「再也——」她不禁臉紅了起來，急急地將要說的話收住了。

「又誰騙你呢！」華很嚴正地說，表示她一絲也不含嬉笑的意味，「真的，他已約着後天來；他知道你已經出醫院了。」

「誰要他來看我！——」她說着，更覺得不好意思，「但是他幾時約你的？」

「昨天，還是昨天的事；我告訴他今天你可以出院來，他就這麼約着。」

英沒有給她什麼回答，但是——昨天！——啊，她想起了昨天！她想，一定的，這兩個月裏，他們倆一定有了很長的歷史了。對於這件事，她愈想愈真確，同時也愈

想愈覺得難受。華看媽只是沉沉不語，不知道是什麼原故，也不敢動問，所以只等了一會就走了開去。

她那一天還是這樣無聊着，直到睡覺的時候。

第二天早晨醒得很早，窗外微弱的曙光，正引起了她底思想：她用自己單弱的智力去分析這幾天底沉悶；雖然只是很單弱的智力，也發現了自己最近已經陷入了一個不可解的錯誤。於是她便很勇敢地決意了，決意要糾正這一個錯誤，不使自己再徬徨在疑惑底道路上。

那一天她很希望丹若會來看她；就是不來，至少也要得到他一封回信。上午她華歸出去看朋友了，她想倒也很好：這樣可避去了她底眼目——因為她始終不願意華明白她一切的底細。但是她失望了，上午看了半天書，等了他半天，結果却一封回信也沒有；下午也是如此。她開始不耐起來：心想本地底信，來往又不需多少時日，他底沒有音信，似乎是意外的。晚上，她又寫了一信給他，那面上問他爲什麼沒有回音：

但也只是很簡單的一封信。

於是她便等第二天了。

十五

這是很光明的一天，有溫暖美麗的日光；心上連日來的陰沉，都被這清爽的天氣掃除盡了。當午後嬌懶的太陽，將牠底光線曬進她們前室底窗子來的時候，思玄正在那兒，和她們笑吟吟地閒話。——自然，華和英都整天不會出去，只等着他，但是他却遲遲地下午才來。思玄也不向英仔細地問她病態底經過，只是定着眼，細細地看着她。英只是沉沉地不說什麼話，想起了以前一件件的經過，覺得自己和思玄之間，已生成了一層可怕的屏藩；言談和動作，似乎都沒有往時那麼自然了。

「你看她怎樣？可瘦了嗎？」華含笑地問思玄；真的，英自己覺得病後是消瘦了不少。

「不，我實在一點也不覺得！」這是思玄底回答。

「實在的，就是在病中，我也覺得她神色很好。」

英還是沉沉地不說什麼。幾次地，好像要談話的樣子，但是總被華底言語，似故意，似無心地夾了上去，間斷了她開言的機會。好久，好久，她才問了一句：

「這兩個月來，你這兒常來嗎？」

「也不常來，」思玄這樣回答。她也不再問他什麼。

思玄坐談了不久，便起身回去。

這一天英還是等不到丹若那兒的覆信；她更覺得奇怪，便到晚間同時寫了兩封信：一封是寄在本埠，一封是寄到上海的；兩封信上都寫着「如無法投遞，請從速退回原處」的字樣。這一回的信已經是她連接寫着的第三封了。

自然，她這幾天在家裏更覺得沉悶，有時懶洋洋地竟在白天睡覺。一連地等了幾天，總是不見有回信來；後來寄到上海的信是退了轉來，上面寫的是「本人已離滬，

故退……」的幾個字，她想丹若當然是已經離滬無疑了——還有，那兒還寫着丹若現在的地址，她仔細一看，發現她連接寄的三封信都沒有錯誤，這樣便愈覺得奇怪——

——爲什麼呢？難道他又到了別處去？——總不至於吧！那沒他爲什麼不覆信呢？就是病了，也得有一個消息。……

種種的狐疑，使她非常難受。思玄也幾天不曾來，——實際上，他來了，也是不能解慰她底不快，因爲現在她底心情，已不是往時的心情了。至於華呢，每天忙着外面去找朋友；畢竟可是到思玄那兒去，他們倆可是每天會面，她却一些也不知道，因爲華永不向她說起這一天在那兒遇見了誰的話。——她女友現在也很稀少；她也算去看過她們一回。但是她們好像都各有各底伴侶，對於她，只有生疏與隔膜，於是她又漸漸地厭惡起她們來。——因此，她只是過着孤苦的，無意味的生活；她漸漸開始妬忌起她底華姊來：她覺得華是偽善的，她覺得華是冷酷的，她覺得自己是受了華底欺

騙。

十六

這一天正是陰曆九月十六。

她家裏因為來了幾個外省的賓客，所以華搬到她房裏來和她同住。——那一晚，夜已深了，華走進房來，看見她英妹默默地靜坐在燈下，好像在想着什麼。華輕輕地走過來，到她耳邊說：

「怎麼，還不睡嗎？」

「快要睡了，」英只是很冷淡地答着，以後便又沉沉地不說什麼。那時窗上的綠簾正扯在一邊，她望出去可以看見那最後的殘葉像鬼影般一張張地落下來。

「怎麼我這幾天好像沒有看見你！」

「我總是在家裏，你自己太忙了，」她好像含些諷刺的意味。

「我看你好像躲在房裏，不大肯出來。——」

華說着，自己預備鋪被去了。

「華姊，你蓋那條粉紅被吧，在我那箱蓋上。」

華聽了她並不回答，却自去打了一個很大的被窩，再用那一條粉紅被鋪在上面。

「這樣不好嗎？」她便催英睡了，「我看得出的，你一定要睡：你底眼皮只在掛下來。」英慢慢地將外衣脫去，露出了裏面粉紅色的襯衣。華看着她，又遊戲似地說她美麗，想逗她微笑；但她好像已經沒有微笑的心緒，只自己冷冷地上床去。華不久也就鑽進了被窩，緊緊地睡在她身邊；她將電燈息了。——華低聲地問她，爲什麼這幾天很不快樂的樣子；她却只作着模糊的聲音，算是她底回答。華在黑暗裏，慢慢地將手伸了過來。第一回她却避開了；但華却又伸了過去，在腰邊將她緊緊地抱住。

「你轉過頭來，我要問你句話，」華說。

「什麼話？」英底心靈漸漸地融化在她底撫抱裏；她轉過身來，將頭伸出在被窩

外面。窗外的月光偷偷地閃了進來，使她們兩個都無心入睡。

「你和我說，你一定要和我說，爲什麼這樣地不快樂？」

「現在——誰也不理我了！」她好像將所有的悲苦，都在這一句話裏傾瀉了出來；加以華這般的愛撫，更使她禁不住悲咽。

「什麼？——你真是個小孩子！——何必呢！」華給她拭着淚，也不再問她什麼。「不要這樣，睡吧！」

華依舊是緊緊地抱着她，她將頭低了下去，放在華底懷抱裏，好像是嬰兒樣地在華底懷抱裏；華輕輕地撫着她底柔髮，讓她慢慢地睡去。

等到英已經入睡了，華還是左右尋思；時時撫着她英妹底火熱的雙頰，時時望着帳外模糊的月色，翻來覆去地想了好久，便甜甜地吻着她英妹：吻着她雙頰，吻着她頭髮，吻着她嘴唇；於是心兒才慢慢地飄向夢鄉裏去……

英在夢裏，模糊地覺得有個相識的男性在吻她，還向她說着些模糊的情話；第二

天醒來時，她將自己底夢向華說了，但是華問她夢見了誰，她總是不肯說。

十七

此後，華雖是依舊每天地到外面去，但是回來的時候，總來陪伴着她；她這樣，雖然比較地不寂寞了些，不過心頭的鬱結，還是無從抒洩。丹若底音信，不消說，當然是不會有了；思玄也是不來；華畢竟到他那兒去不去，却又不得而知。總之，她現在好像除了自己一室之外，什麼事都隔絕了。

一天，華忽然向家裏人說，她要到嘉興去，給一個朋友去代課；在華動身的前一晚，她們仍是睡在一起的。那一晚，華底愛撫更比平時親密了；她也覺得華去了之後，自己要更覺得孤岑，但是也沒有方法可以叫華不去。她們在床上，談了幾乎有兩小時的樣子；但是她心裏的話，却一句也不會談起。說到了分離，她幾乎哭了起來，幸喜華，有些男子氣的華，還能好好地愛慰她，好好地叫她睡了。

華便在第二天早晨，離了她底英妹，冷清清地上了旅程。——

「我要和你說件很奇怪的事——」

就在這一天底午後，思玄急急地趕將來，向她這樣說，臉上像現着十分的游移。

「怎麼回事？」英看他這般突然地來了，突然地說這樣一句話，心裏也很覺得奇怪。思玄並不說什麼，只是在袋裏取出了一封信來給她——

「是華姊底信——啊，你可知道她到嘉興去了？」她說着，也不留意思玄底回答，自己就打開那信來看，——她看那信上，很簡單地說了些：「我們底交誼，我想來是很無聊的，……」並且很簡單地，毫無理由地和他絕了交。——她看完了信，又向他說了華已經到嘉興去了的事。他聽了更是不解，兩人呆呆地相對了好久；悄悄沉沉的空氣，使她無心思量着眼前的這回事，却隱隱地回憶起往時和思玄的舊情來。

「怎麼，你看這回事？」她無心地掠着頭髮說，「她這幾天可到你這兒來過嗎？」

「自從那一回我到這兒來之後，她只來了一回；我早想來看你的——」

「你爲什麼不常到這兒來——常來看她呢？」

「我麼？我怕你不歡迎我到這兒來。」他好似漸漸地恢復了往時的熟稔。

「你來看她，還管我歡迎不歡迎！」

「不要這麼說吧！太使我難過了；我何嘗——」

「你好！今天沒有這封信，你死也不會再來找我！」撒嬌似地。

「你難道不覺得；你底態度常使我不能在這裏久留。——你不要疑心我什麼，我是——」

「問問你自己吧！」她雖是這麼說了，却覺得非常慚愧；她受着一種可怕的力底支配，不好再說下去，只想起了以前一件件事，覺得一件件都是自己底不是。

思玄也不說起什麼華底信，和這一類的惹厭的題材了，却只作着抱歉和獻媚的樣子，討她底歡心。——他們好像一切都重生了；往日底經過，好像都和今天沒有關係

了。他們又同時覺得世界上只有他倆，一切舊歡底種子，好似從層層的泥土裏，發出鮮芽，預備將來開出一朵朵的好花，來裝飾他們底生活……

十八

接連一個月，她只是沉醉在快樂的甜夢中；很少有機會使她想起華姊，更很少機會使她想起丹若來。

但是她却在無意中，接到了華姊從嘉興寄來的信：

親愛的英妹：我萬分誠意地祝賀，祝賀你和思玄君底戀愛成功了，圓滿了！但我還得報告你一件事；這件事可以使你倆底幸福增加：真的，不是爲了這個目的，爲了英妹底幸福，我是再不說什麼的。——你要放心，你和思玄君是沒有缺陷的，一些兒缺陷底痕跡也沒有。

你還記得嗎？你前次可曾有一封給思玄的信託我投寄的嗎？——你那封信不會封口，我相信，你是故意不封的。我告訴你，我那時是將這封信看了，並且經過一番徬徨，很重大的徬徨以後，我終於將這封信銷毀了。——真的，我那時自私心和愛你的心起着極大的爭鬪：結果，我還算能不負你，我是決意將牠銷毀了。

我可以真實地告訴你，曾有一個時期，一個很長的時期，自私心占領了我底胸懷，結果呢，啊，我真不忍說，我幾乎使你陷於絕大的痛苦。那幾天你底沉悶，你底苦況，我是都看見的；你想想，我心上怎麼過得去，我怎麼受得起這樣精神的痛苦！那時剛有很巧的機會，我就決意到這兒來了。

雖然是很簡單的幾句話，但從這簡單的幾句話上，想來你也可以明白了以前所不解的問題，也可以放心日後你們不會有什麼危機。最後，我還得萬分誠意地祝賀你倆！你底華姊。

她將這封信翻來覆去地弄了好一回，想起了華；不知怎樣，同時又想起了丹君。——正在這時，思玄很快樂地來了；他告訴她，他正從朋友江君那兒吃了中飯來。

「江——？」她想起來了，「是住在那兒的？」

他便將江君底地址告訴了她。她苦苦地在腦裏搜索着，記得這位江君，就是和丹君同寓的江君；心裏幾次地想向思玄問個明白，可看見另外一個人，但是又怕引起他底疑懷，始終不敢開口。她只是看着思玄微笑。

「爲什麼你問起江底地址來？」

「沒有什麼，不過我覺得從前早已聽見過這位江底名字，」她只能這樣地替自己掩飾。

「真的，我和他是多年的老友了；從前是極熟的，但是又隔絕過好久，最近因爲今年暑假同事了幾個月的原故，却又熟稔起來。」忠直的思玄，將前後的話都說了出

來；但是她也無心細聽，在懷疑着丹若底這回事。

「那裏可還碰到什麼人？」她也漸漸地顧不得思玄底疑心了。

「不錯，他同住有位姓陳的；他問起你——你或者是認識他的吧。一個樣子很頹廢的青年——」

「很頹廢的？——」她說了，「大概是認得的吧，但是我記不起是誰。」

「我們出去散步，好麼？」過了一會，思玄這樣邀她。

「很好，我們今天要到……」

她模模糊糊地在種種的思想裏，種種的回憶裏，跟着思玄，走了出去。在這最短的瞬間，她好像看見了一位樣子頹廢的青年也在和她華姊一樣地喊着——

「我祝賀你！——」

人去後

真可怕，我竟變得這般地自私了！我雖然也知道恨我底沒有勇氣，我底不負責任，我底種種對她的罪過，但是仍不禁希望着：「你是不會再到我這兒來的了；你還是早一些死了吧！」——真的，她早已決絕地向我說，她不再來了；但是她要是不死，將來一定會更可怕，更使我不能忍耐：不說別的，就是我對她的占有心已不能讓她再有將來了！

我很知道我底罪惡，我知道應當向她懺悔，但不知道應當怎樣懺悔，怎樣補救我底過失。過去是完了，死了，所有我底歡快和徬徨都去了；如今剩給我的，只有這兒沉悶的回憶。前幾年所最害怕的人生底空幻，現在反希望牠來挽救我了。我不敢學他們說一聲死是最後的解脫，我還有些兒怕死，但是我却希望她早一些去死，將一切已

往的回憶都收拾了去，讓我空幻地過一生吧。

但是多麼矛盾！我又怕這久別了我的惹厭的單調。同時靈魂底不安，又引起了官能底不安；我似乎聽見她臨走的那一晚所說的幾句簡單的告別話，還在空中嚶嚶地作響；似乎還看見她那一縷縷的髮絲，在眼前轉成模糊的黑圈；那薄薄的脂粉香，膩滑的肌膚，唇邊的滋味……晚間呢，不用說，夜夜都爲她底夢境所支配；有一回，我還夢見她睡在臨死的牀上；我不說這可算是什麼惡兆，但是不得不憐我自己心情底困擾，不得不羨慕從前不承認有所謂煩悶，有所謂罪惡的我了。

今天她要是還在我眼前，我一定不放她回去，我一定不放她回去！——讓世人當我們罪人也好，讓世人當我們禽獸也好，我底靈魂總還可以快樂着的。

在我們第一回相遇的時候，我就覺得一種不祥的預感了：她爲什麼要姓楊？那給我們介紹的王君爲什麼要說她是姓楊？我便立刻感到痛苦，好像社會已經在那兒對我

們施無情的壓迫了。可憐的她，還僅僅知道我是姓陳——可憐的我，還僅僅知道她是姓楊，幸喜她無邪的笑語聲，慢慢地使我忘了未來的恐怖；一陣陣在頰上和唇邊追逐的女郎底微笑，使我沉迷，使我造成了不少的夢想。——從那時起，我就瘋狂地崇拜她；她就是我底一切，這樣一個具有澈底的頭腦的美麗女郎，怎會得不使我這無愛的少年人如痴地顛倒呀！

認識了她不久，就發現她是有「改造癖」的，（我曾經遊戲地這樣說她過）；有時她驚人的言論，就是自命爲革命者的我，聽了也覺得大胆：她以爲一切的制度，現象，甚至名稱都是不安的。或許她不免喜歡在朋友們面前說得過分一點，但是我却不禁因此更覺得她底可愛。

我可以說不會感到失戀過，——或者還是說失望比較地適宜些吧。——但是嫉妒能夠使我困擾了：我怕她有很廣的交際，有很多的朋友：這好像于我是不利的，雖然我還不敢對她懷任何的野心。她和我漸漸地親密又熱愛起來；我們常是在一起，而身

邊又沒有第三者來擾亂我們瑣碎而有趣的閒談。她因為我是同鄉，便常和我談起家鄉底事——對於我，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題目！這要使我想起種種舊思想底束縛，舊社會底不容，和我們未來一定要實現的不幸。單純的她，這時候還不會知道我對她懷着的隱秘啊。

我不能為惡劣的環境所束縛，我不能常喘喘着將來，我終于不顧一切地傾心于她了。這事底開端是這樣的：有一天她和我談起家庭，甚至談到了極細微的男女通信時的稱呼問題。她說，她很厭惡那些很長的，很肉麻的叫法，因為愛情並不是應當這樣表示的；她以為最好的稱呼是簡單的一個名字，這可算是最真純，最親密了。我一向對她的通信是稱「慕華君」的，這一次我回去寫信給她，竟大胆地將「君」字拿去了。我戰戰地等着她底回音；很有幸地我竟得到了意外的歡樂：她在給我的信上，也依照了我底方法，將一向不會拿去過的「先生」兩個字拿去了。

寒假快到的時候，她們寓所裏有幾位朋友回北方去了；我正孤棲無侶，便得了她

底同意，搬到她寓所中的一間小屋裏來。計算從我認識她起到搬進她寓所去之間，大約有一年的樣子。

「我近來爲你弄得舊朋友都不大來往，不要說異性朋友了。你還要怎樣，你還要怎樣！」

垂環路的美麗的檯燈底電光，照在她嬌羞的頰上；黑夜底幽醇而神祕的空氣令人沉醉；悠長的潛默好像使我底感覺更加銳利了。

「不要這樣，」我過了好一會說，「我現在對你是不敢再懷什麼疑懼了；剛才不過是一句玩笑話，不要當了真。」

「但是你總還不相信我！」她還是這麼使氣地說。

「我以前倘若存過這種心，現在理應向你懺悔；以後我總不敢！」我作着阿媚的樣子。

「又是這樣的，」她笑了，「幾回都是這樣的：說到後來，便做出……」

我便站起來，走了過去，緊緊地倚在她身邊，將右手輕輕地搭在她肩上；但是抖然一陣可怕的戰慄，我想起了一件對她隱祕着的事情來。我覺得自己底虛僞。我覺得這件事就是對她說明了，也不會發生什麼問題。但是我竟不曾說明。看她無邪地倚在我底臂間，真使我不向她坦白地說明了這個隱祕。「我要和你說一件事，」我輕輕地開始了，好像怕給人偷聽了去。「這是一件極不重要的事，至少我們是一定以為極不重要的，但是似乎不得不告訴你……」

「什麼事？」她撇去了我底手臂。

我徒然覺得緊張了。「一定沒有什麼關係。——我告訴你：我是姓楊；和你是同姓，」我還加重一句說。

「那麼你從前騙我的，騙我得那麼長久？」

「我不騙你：我是照舊習慣嗣出的。——我原不贊成這一種辦法，但也沒有什麼

罪緊，所以我改了姓。」

她臉色忽然嚴重起來；我站在旁邊什麼話也不能說，好久地看着她沉思的樣子。我也不知道快要發生些什麼，也不知道她心裡在起那一種變動：一切我都無可猜度，我已經失去了思想底能力。

「那你可確實是我底同鄉？」

「確實的，我以前的話一句也不騙你：我是生在家鄉而長成在別處的，」我緩和她說。「這一件事我不過偶然說起罷了，沒有什麼重要；——難道你以為——」

但是她依然是這樣地不安；她不再和我說什麼了，一種崇高而嚴肅的態度，使我凜然。後來她身體倒在椅上，顏色好像已經稍稍地和緩了一點；她在不住地看著我。我又將手慢慢地伸到她肩上去，想藉此恢復了已往的安寧。「啊，」但是她說了，「不要這樣！現在時候已經不早，你該去睡了！——說着她冷冷地避脫了我底懷抱，從椅上站了起來。此後我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只發現自己在孤寂的床上苦苦地尋

思。

第二天我看見她眼圈上也現着昨夜失眠的神色，但是我不敢問她。我只問了她一些別的話；她也只淡淡地回答。所有愛嬌的微笑和眼波都已經失去了。我不信昨晚這一句話竟會造成了這麼大的影響，但是事實却使我不得不疑懼：她思想竟會這麼地不澈底嗎？不會的；那麼她一定有什麼旁的恐慌吧。她不對我多說什麼，只說她下半年兩點鐘光景要出去一趟，兩點鐘之前自己還有點事：這好像是拒絕我去看她的樣子。到了下午，我只能一個人看看書望望窗外冬日溫暖的陽光。但是我聽得她出門的時候，已經四點半了。我只能一個人懶懶地踱了出去，在一位朋友家裏混了一頓晚餐，一直到九點鐘，才步行回寓所來。我發現那時候她房裏的電燈正熒熒地點着，但是不敢進去：今天日間底情形，使我對她十分地胆怯了；我簡直不敢看見她，何況在夜裏。——但是她那房門却「丫」地開了；我在矇矓的黑影裏，看見她走了出來。

「來，你來！」

我不由自主地默然跟到了她房裏；她底笑容使室中一切都恢復了以前的喜悅。她去坐在一張沙發上；我便在她對面的一張櫥上坐了。

「我問你，」她說，「你爲什麼整了半天不來看我？後來又一個人走出去？出去又回來得那麼遲？回來了又想一個人回到自己房裏去？——我等了你好久了！」

「這要問你自己！」我雖然不知道什麼事，但覺得自己好像已經從困苦中解放了出來，便故意作着痴獸的樣子來應付她底狡猾。

「我以爲就是這麼說了，你總是會來的，那知道你竟不來；要是我不來喊你，怕一世不會再見你了！」

「但是你忘了今天早晨你自己底態度。」

「什麼態度？你說，你說！」

「你在演滑稽戲吧！」我笑了。「我以爲有什麼可怕的事情要發生了啊。——現在一切不要去管牠；什麼都是不重要的。」我們便談起別的話來；我看她態度很安

閒，便漸漸地將一切煩慮都放下了。後來她忽然注意地看着我，問：

「你還記得那一次你對我講丹農爵底死城嗎？」

「你爲什麼說起死城來！」我忽地又覺得可怕了。

「我問你，你爲什麼要講死城給我聽？你可含着什麼用意？你告訴我。」

「完全沒有。」

「倘若你做了那主人翁便怎樣？」她停了一會問。

「你說什麼！」（我那時心裏可怕地驚跳了）「你在想着什麼——絕對不會有的事；不要亂想；這種思想是可怕的。」

「不過是假設，」柔和地，「又誰說真有那麼的事情發生！不過是假設。」

「我始終相信愛情是可以不顧一切的，」我無疑地說着，將眼光移到了別處，表示我態度底堅決。「并且我相信確有這種不顧一切的可能。」

「你以爲可以有這樣的勇氣？」

「是的。——但是你爲什麼問起我這些話？」

「在普通男性，真會有這種大胆的決心嗎？」

「絕對地可能，不過女性是做不到的，所以一切浪漫史都在開端的時候就停演了。」

「你說女性做不到？」她立刻現着喪沮的神色。「不要這樣說！女子受現代制度底壓迫比男子更甚，但是女子反抗底熱情，却也比男子更高。我告訴了你吧。自從你昨天對我說明了之後，我就有一種恐懼：我知道我們村裏姓楊的並不多。你想我怎麼會不害怕！——但是我有我底決心，我是不願意受牽制的。我可以犧牲一切。——種種的攻擊我都不怕，只怕我自己沒有決心——」她好像說得嚴重起來，停了好一會才繼續着，「我想到將來；我是各方面的幫助都沒有的，除了你，但是你却又不能信任我！——你常是懷疑着我！」

「我又不怎麼說；我絕對信任你。倒是你不信我底話；我是絕對地信任你的！」

「你這樣我才放心；我是堅信着你的，否則我怎麼肯——」她眼睛似乎含着淚水，沉沉地不能再說下去了。我覺得非常難受；覺得一切都是我底過失。我便過去坐在她身邊，柔和地向她陪罪。她懶懶地靠在我身上；趁勢將她抱住了，向她唇邊俯過身去，但是她却避開了我。

「我要問你，你可還有什麼事瞞着我？」她喃喃地說。

「一定沒有，」急了，口吃地。

「以後要是知道了什麼，可再敢瞞我？」

「一定不瞞你！」

她慢慢地將頭轉了過來，將火熱的嘴唇送給了我；那電光下的模糊的淚珠使我心頭爲感謝而蒙着了一重傷心底迷霧。

兩星期之後，我們向朋友們正式宣佈同居了。

正我倆愛情高漲到了極度的時候，我不幸竟知道了我倆間可怕的關係！

以前她當是保持着孤高而驕傲的態度，使我生出無限敬畏的心情；現在她漸漸地變成天真而嬌痴了（但是只對於我，我敢說），我也從敬畏走到了溺愛。我們底生活是非常愉快而幸福的，雖然她有時還要想起可怕的家庭來——爲了這一層，我常說她頭腦太理智；她却不承認，說她底環境與我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始終不曾將這不同的地方向我細細地說明過。我是始終只用着「不要想牠吧，以後的事誰想得到這許多！」這一句話安慰她（或是說唐塞她），但是我並不覺得有多大的效力。

我畢竟在無意中發現了我倆間的血屬關係。

想不告訴她吧，但是不能：這樣我太欺騙她了。就告訴了她吧：呀，這是多麼可怕！她一定要撒痴撒嬌地哭了起來——不，她一定不會如此。她一定要驚惶而潛默，永遠地不快樂了。或許她底理智的頭腦，會立刻斷絕了我和她現在的關係：這兩者都

是可怕的，都要斷送了這盲目的幸福。讓我永遠盲目地享樂着吧，但是我怕她要是知道了，決沒有再盲目的可能，我懷疑這「永遠」。——我真徬徨極了！

「什麼事？什麼事？一個人坐在這兒發默？」聰明的她已經發現了我底不安。

「沒有什麼事。」

「一定有的！你說沒有，我便不和你……，」她將手搭在我底肩上。

「真沒有什麼，難道叫我捏造一件事出來不成！」我謊了，作着勉强的笑容，心裡也努力想將這些可怕的思想排除開去。

「你好，你忘記了從前說的話！」

「好好，不要這樣——」我昏迷地站了起來，竟不自主地將一切事情都告訴了她。我已沒有勇氣看她底臉色，我幾乎昏了過去。好多時她不說什麼；我勉強地轉過臉去看她，却見她依然是這般地安靜，依然是現着可愛的微笑。

「你只要告訴了我便好，」她說了，「你放心，孩子，你放心吧！——我早知道

你有什麼心事；我看你急得要死。」

「我們過了一會便像沒有這回事一般地說旁的笑話了；但是我始終懷疑，我怕她是早已知道了的，至少可以說是早已猜到過的，否則決不會這麼安靜。我們便一同出去散步；她好像比平時更顯得輕盈而愉快。早春底斜陽，快綠了的樹枝，併在一起的人影，好像比平時更多奇怪的靈感。她緊緊地倚在我身邊，緋紅的雙頰，不時地向我露出笑容。」

「我永沒有看見你像今天這樣可愛過。」

「真的？我覺得——我永沒有像今天這樣愛你過，」她愛嬌地回答。

「那麼讓我們永遠這樣吧！」要是那時路上沒有那些稀少的，可是不斷的行人，我一定要緊緊地抱住她，作個長期的親吻，直等黑夜來到人間。

「那一晚在枕上，她將細滑的，火熱的手臂勾着我底項頸，將黏膩的嘴唇輕輕地送到我耳邊來。」今天的事情，你覺得怎樣？今天你告訴我的事情？」

「我麼？小心肝，好像沒有這事一樣；我底熱情不許我有旁的思想。——不過——可要告訴你，這倒是個問題。」

「這是你不好：你應當毫不疑慮地告訴了我。」

「你或許早已知道了。」

她好像沒有聽見似地讓她底頭從我臉上直滾到我懷裏。

真是意外的，這一回可怕的事反給了我許多新的幸福。我們以後便永不說起這些話來了。她非常地快意，臉上的微笑是不斷的。我對於工作，她對於校課，都慢慢地忽略下去，將大部的時間都消磨在親吻和擁抱上；朋友們也都疏遠了，我們也不管他們底譏笑和嫉妒，只是快樂地過着戀愛的的生活。過了那沉醉而多情的暮春，她好像更肥胖起來；當我每晚抱着她底裸體時，總覺得她更比從前年輕而美滿。

有一天，大概是在石榴開花的時候吧，我從外面走了回來，輕輕地閃到她窗外，從窗縫裡對她張着。——以前我常是這樣張着的，有時看見她在對着鏡子掠頭髮，有時看見她在含笑地讀戀愛小說，我總「嗤——」地笑了起來。但這一回我不敢笑了，因為我發現她是蹙着眉，左手支在頰上，很用心思想在看一封信。我屏息着，張了好久，不敢作一絲兒聲響。她後來將那書信向一隻抽斗裏一塞，懶洋洋地倒在椅上，看着她腕上的手錶。她一定在等我吧——是的，她一定等我。我便假作着剛從外面回來的聲音，大步地向臥室走去；同時心裏又禁不得有點厭恨自己底虛偽。每一回走進室去，照例她總會來接着我底帽子，但是這一回竟站也不站起來，只輕輕地說：「你來了？我已經等了你好久。」

「你等我？時候還並不遲呢！」

「你來，你來看一封信，」她說着就將那一封信拿出來給我看。

我一看見她那封信是家裏來的，就猜到有什麼不幸的事要發生了；但是鼓起了我

底勇氣，我將牠看下去。我不會仔細地注意她底神色，只覺得她似乎在望着我。這封信很簡單，大概不過叫她暑假務必回去，并且說下學期不給她繼續求學了——我看完了之後，眼球還是在信紙底四周旋轉着。我知道她是在等我說一句我所慣說的「這沒有什麼重要」，但是我這一回不知怎樣竟沒有勇氣說。紙頁在我手裡顫動；好久好久，我才將牠輕輕地放到桌上。

「我父親一向是這樣，說過的話要人不能不依照！」她更加緊了這嚴重的形勢。

「你看了怎麼說？——你說怎麼？啊，——」

「我想總有相商的餘地吧！」這是我遲鈍的回答。

「我看很難，」她踟躕起來，「要是簡直無可商量，那怎麼辦？」

「事實沒有那麼簡單，」我沒有勇氣地說，「只能到那個時候再談。」

「但是現在已經很急迫了啊！」

「我想，現在你只能去設法將時間延長下去；時間延長了就容易——」

我們好像陡然覺得眼前黑暗起來；她不作聲了，只悄然坐着，眼光已經沉默而且失神。我覺得難受，只用別的話去逗着她，希望她暫時不要去想起這些可怕的事。她也算在勉強地應着我，但是我總看得出她始終在驚喘着將來。

那一晚，我緊緊地擁抱着她，將嘴唇緊緊地貼在她底臉上的時候，忽然發現她絲絲地落下眼淚來；我心裏覺得非常痛苦，但是並不會哭，只裝着很平常的樣子用百般的爱撫來寬解她；我用舌尖舐去了她鹹味的淚水，像哄小孩子似地哄着她——

「我現在知道你了：你平時說愛我，其實多是——假的！我受了你底欺騙了。

——平時說得好聽，發生了事情，就沒有辦法！」

「誰說過沒有辦法？」我急得喊了起來。

「好，你有辦法最好，我等着你底辦法吧！」她憤憤地說。我聽了這句話，心裏好像蒙着了一重死寂的灰霧：我們不再說什麼了。

不知是什麼原故，或許是爲了在這事情發生之後，我就沒有從前那麼愛她的原

故吧，我那一晚偏睡得很安適，也不知她幾時才睡熟的。第二天早晨，我在她沒有醒來的時候，就出門去了；我因為怕她昨夜失眠，所以沒有驚醒她。

她以後好像沒有快樂過一天。我們底幸福也一天天地減削下去；我對於寓所生活，也感不到從前一般的優美和安靜了。我每一回去吻她，總再也不會看見她熱烈地用唇兒來就我，有時竟緊緊地閉着嘴，不讓我舌尖伸進去；每一回擁抱她，也沒有發現她用雙手來將我環抱：好像我們底親密，如今已成爲乏味的具文了。後來，她常好久地在外面；我呢，也竟有一個人，在馬路上閒蕩，看着往來的男女，而不願回去的時候。雖然有時我覺得十分傷心，幻夢似地悼惜着我們底已往，但是只一記起我倆間可怕的關係，和現在社會底情形，便設想着要是我們底祕密被發現了，那麼便一定要受到極可怕的虐待和輕鄙；於是我底心便完全被卑劣的思想所佔領了。同時看着她這麼冷淡的神情，我幾乎有點厭惡她。我以為她一定要哭泣幾回，但是不會。她底行動似

乎愈加詭秘：有好多的事，她已不使我與聞了。——可憐不到一個月，我們底愛情，爲了她底冷淡，爲了我底恐慌，竟至于破裂而不可恢復！

「你今天去給我做一些事，好不好？」

「可以，什麼事？」

「給我到銀行裡去提一筆款子，」說着將一張一百元的匯票交给了我。

「家裡寄錢來了嗎？可有什麼事？」

「家裡寄來的。——現在你可以去，不要弄得太遲了。」

我給她到銀行裡去提了款子回來，却發現她已經不在那兒。我心頭非常煩亂，急忙地要去搜尋她家裏的來信，後來居然在一隻抽斗底角上給我找到了。在那信上說，這是最後一次的匯款；她底請求是無論如何不能許可的——

這時候她突然從外面走了進來。

「啊，你在這兒看什麼？」她嚴肅地站在我面前說。

「我想，親愛的，我們已經到了夢醒的時候了吧！」我才覺得有點悲痛。

「哼，」她却輕鄙地說，「你以為到今天夢醒嗎——其實你可以不必看，」她過來將我手裏的那封信搶了過去，向袋裡一塞，走到沙發邊去坐下了。

「錢我已經拿來。」

「放在那邊！」我聽她聲音已含着可怕的顫抖，便一手將鈔票放在桌上，慢慢地轉過頭去。我發現她眼中似乎在絲絲地流下淚水來；我不禁也覺得心酸，喉頭已經咽住得一句話也不能說，只嘆了口氣，急急地向外面一跑。

我思想已經昏亂到了萬分——和往日一般柔情地去寬慰她吧，但是這一定不會有什麼效力；聽她在那兒哭吧，但是心頭又覺得不忍。——勉強留住她，叫她不要回去吧，但是怎麼能担負未來的責任；一點也不加阻止地讓她去了吧，但是往日的摯愛又使我一時捨不得她。——唇邊的微笑和高壓的黑手同時給了我許多誘惑和恐嚇；我覺

得前途底黑暗，漸漸地包圍了攏來——

真呆了！她又幾時真愛着我！這個時期早已過去了！她很願意回去；她很想要丟了我；她這幾天也不理我；她不愛我！——可憐的我，竟有了這種可怕的思想。

晚間回來，又看見她在燈影裏凝思。常用自私的思想來欺騙不安的靈魂的我，竟不敢上前去作一言的慰問。那時我看着她瘦了的龐兒，褪了色的嘴唇和失了神的眼光，似乎並不會感到什麼。

「我說照這個情形，」終於她先說了，「我似乎不能不去——」
「幾時？」我站了起來。

「却還不定，」低着頭，冷淡地，「我猜下半年總得再出來。」

「那最好。」我奇怪似乎我不應當只說這麼一句簡單而不重要的話。

那一晚她對我的淡漠是更顯然了。我那片刻的悔悟，已被她冰冷的態度所溶解。我不會去抱着她親吻；想起了眼前的生活，覺得意興索然。以前的幻象是完全消散

了；未來的希望都在茫無依據地建築着虛無的宮殿——浪漫的追求，而不受環境底拘索，甚至荒唐的享樂，而沒有責任底恐慌。——我就在這虛無裏漸漸地入夢。

第二天辦事回來，一走進屋子，就覺得異樣了：那兒好像缺少了幾件東西；我驚奇地走到了桌邊，看着她留了个字條在那兒：

我覺得我是不能不走了，並且沒有停留一兩天的必要。我現在預備去宿在一位朋友家裏；你不用來找我，就是來找也不會找到的。現在我心亂得很，一切情形，日後有機會再報告你。

莫華留字 即日

我一時很驚異她爲什麼地忽忽，想明天上車站去找到她，問她个明白，有什麼情形要留待日後報告。此外，我還懷疑她所謂朋友。但是畢竟因爲沒有離別底親吻來溫

熱了我死去的情懷；我好像對於她是完全放棄了。正在這時候，友人王君來找我。他問我：葉華爲什麼不在；我也只淡淡地告訴他說回去了，要過幾天再來。那時我腦筋已不能思想，竟依着王君底邀請，約了幾個朋友，喝了幾杯酒，同去追尋從前會偶然嘗試過而入已禁絕了的荒淫的事樂。

自從可愛的她去了，我因墮落而覺悟到自己底過失，因她溫存的譴責而感到自己底卑劣以來，已經快兩個月了。一個人坐在室中，望望她親手的佈置，物在人亡，使我心頭絞痛。——「我猜下半年總可以出來！」啊，她雖然恨着我底薄倖，雖然知道自己當然不會再來，却還這樣：這是多麼溫情的體貼。我到萬分無奈的時候，終於拿起那封喚醒我靈魂的她的最後的信來讀了。

我告訴你，我是再不會來了：這你不能怪我。我們處的地位是多麼可怕，這是

我們早已知道了的，但是我畢竟太輕信你了。你竟沒有勇氣，你竟一絲兒也不敢奮鬥。你想想，叫我又怎樣，叫我又怎樣！——你是革命的，但是——不用說了吧！

我這許多天在等你底決心，但是你好像沒有想起這一回事，最後却向我說什麼我們底夢可以醒了的。記着吧，這句話使我多麼傷心，這句話我是終身不會忘了的。

什麼事也可以不必說起。現在我身體上很不好，似乎神經衰弱症又要發作了似的。或許一到家裏，就要病倒了也來可知——就要死了也未可知！

你可以不必寫信給我；就是寫來了，我也未必有回信。現在我要將一切可以使我想起你的東西都毀去。你也這樣做吧。最好你不要再住在那地方；這是於你很不適宜的。

旅途上不能多寫。算了吧！你看過了這封信之後，可以立刻將牠毀去！

你過去的愛人

這是她最後的紀念了，我不能將牠毀去。或許直到她肉體毀了之後，她底精神還能夠靠這封信永遠地生存在我底記憶裡，可以使我永遠地向她懺悔。我去的信，想來她是不會有回覆的了。她現在究竟怎樣？——病了吧，——或者竟如她自己所謂地死了吧——呀，只要她是死了，只要她是死了——

火曜日

這是在夜裏。電燈光照着的小樓中，似乎一切都帶着沉寂的，淒涼的調子。時候已經遲了，但是靜還沒有睡：她坐在書桌邊，似乎在聽清晰的時鐘底聲音。顯然的，她又想起了什麼了；想起了什麼使她不快意的，或是使她懷疑的事情。

突然地回過頭去，她向雲——她底同居的女友——多心地問：

「你碰見漢華的時候，他到底是怎麼對你說的？」

雲是懶散地躺在床上；她並沒有發現英底不安的心情所造成的嚴肅的空氣。聽見了這一句突然的問話，她便坐了起來回答：

「他說這個星期二來看你，一定來的。」

「你可會聽錯了日期？」

「再也不會。」

「那麼他明天就一定會來了。」

靜底心跟着這句話跳動了起來。多可怕的明天啊！她一定要將過去一切的事情，一切的夢想都在這殘酷的一天上結束了。她兩個月以來懷着的疑團，或許可以打破了，可以證實了吧。

前一个星期他寄來的一封信寫得很費力的，但是結果却依然使人不明白的長信，似乎也告訴她了一些話，雖然她是一點也不懂得。她記了起來，覺得那時還看得不很清楚——感情的衝動使她沒有仔細地看，——便拉開了抽斗，在亂紙堆裏檢出了那封信，將牠放在電燈光下，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下去——

最可愛的，最可愛的靜呀，

你知道我在未寫這封信之前，是化過了多少天的踟躕！在拿起筆來之後，又扯

去了多少張的信紙！我想將一切的情形都在這一封信裏面報告你，但是不能，我堅信這是不可能的——那麼我在這一封信裏應當對你說些什麼呢？

我不以為自己是一個意志薄弱的人；有決心，有勇氣，常是我自己底驕傲。但是爲什麼我一見了你，就會把所有的決心，所有的勇氣都消失了呢？離開了你的時候，你底夢還會使我整夜地不能安睡；看見了你的時候，就覺得全部的世界都是你底了。這在我是多麼一個荒唐的矛盾。你懂得？

和你最近一次的相見，使我到今天還懷着痛心的記憶。我告訴你，我那個時候是下了決心來和你說明一切的。但是不知道爲什麼原故，我一看見了你消瘦下去的龐兒，便將預備着要說的話忘記得一句也不剩。當你從失望中回復了轉來，又相信了我欺騙你的話之後，靠在我身上，向我輕昵地問着「你可真個除了我之外，什麼都不關心了？」的時候，我怎麼竟會拿「除了愛你，我什麼事情都不願意管」這一句話來回答你！是的，我那時爲要討你歡喜，便不得不這麼說；是的，我到現在還知

道，那時我要是不這麼說，或許你就會因一句話而感到你自己不是一個幸福的人。我知道你是多麼愛我的。但是到了現在，却叫我用什麼話來騙你呢！

你聽了我底話，可萬不要誤解。要知道……

（她看到這裏，好像全身都在震動起來；下面的話，她讀得就沒有前面那麼仔細了，但是還勉強地看下去。）

……要知道我現在可說是比從前更十倍地，百倍地愛你了。想起了那時，你每天預備着我最喜歡的東西在等我，替我打領結，因為我偶爾的失約而引起了多疑的不安，神經過敏的猜想……等等的瑣事，會使我受苦，使我覺得自己是處在一個解脫不了的矛盾之中。在愛的時候，一個人是多麼沒有自主力啊！

但是我要告訴你，人生並不是如我們從前所想的那麼一回事。離開了人事，忘記了世界，在山清水秀的鄉間過戀愛的生活：這常是我們從前的夢想，但是，這是錯誤得可憐，幼稚得可憐的夢想！我現在說出來都覺得羞恥。靜，不怕你見怪的不

話，你底自以為最崇高的願望，幾乎誤盡了我一生。但是我現在是改變了。你底理想，一切是精神的，宗教的，好像於我底生活太相……

信紙上的字蹟在她眼中漸漸地模糊了起來。眼光遊移地，無力地移到了別處去，她沒有勇氣看完這一些刺心的字句。身體也同希望一樣地沉了下去，懶洋洋地躺在靠椅上。

一定的，他不愛她了，否則他為什麼寫了這一封信之後不會來找她過一次？——但是他為什麼對雲說，星期二要來找她呢？大概是雲勉強要他來的吧，並不是他自願的吧；或許他因為不好意思推託，才這樣敷衍她的吧。

這倒必需要問一個明白。

「雲，我要問問你，到底還是選擇自己說要來呢，還是……」
沒有回答。

心無掛礙的雲是已經和衣睡着了；在黑底沉靜裏可以聽見她微微的鼾聲。

靜還是不肯去睡；她覺得今夜想安靜地入睡是不可能的了。她看看這樣，又看看那樣；最後，視線慢慢地集中到放在案頭的日曆上去。突然地，幾乎是自己也不覺得地，她伸過手去，扯去了日曆上的一頁。她特別清楚地看見了旁邊「火曜日」三個黑字。

多麼耀眼的「火曜日」三个字！希望也能，失望也能，在她都覺得是凜然的。一切都看明天吧。

愛着的人，或者可以說在愛底熱病中的人，是什麼事情也不會知道的。靜不知道她四周圍的世界，在她失望而且消瘦下去的這幾天裏已經起過了極大的波瀾。或者她是聽見旁人說起過的，但是她一點也不關心；她好像是沒有在這個世界裏生活過一樣。

她小樓下面是一條冷靜的街堂，在那兒，幾乎是每天地，可以看見有一個體力結實的青年走過。走過那兒的人當然不止他一個；但是他和別人不同：他每一次來，先總顯着腳踏的步履，抬起頭來對樓窗口望一下，然後將帽子壓得低低地，急急地趕了過去。這一位青年就是英從前所愛的，到現在還不忍不愛的漢華了。

這顯然是矛盾的。他每天走過那兒的時候，每天都希望着要來看看她；但是同時好像有一種力在支配着他，他終于不敢使她看見。

因為那一天和他相見了，他不知怎地竟心軟了起來：他當時竟想和她一塊兒逃了。但是回到了寓所裏，他才記起了自己是誰。他覺得這一種誘惑是可怕的。兩性的愛，尤其是對於靜這般的女郎的愛，是會使他全身底筋骨癱化下去的。於是他決意不再去看她了。

但是他禁不住還寫了一封信給她，希望在這一封信裏，使她對於現在的他得到一點相當的了解。事情是失敗了：他沒有收到回信。

「像她這樣莫名其妙的女子，不理她就得了！」有的時候，因為心裏是解不開地病苦着的原故，他會這麼想，雖然只過了半枝煙的工夫，他又會覺得「我難道不會將她『從莫名其妙』之中挽救了出來？這是我自己底無能；好害了她，又害了我自己！」同時又因為想起她「戀愛至高」的學說，所有的決意便蹉跎了下去。

星期六那一天，他被雲在街頭碰到了。她對她說起了靜底近況，他便好像看見了靜底青灰色的面貌，帶着呵責的，又像是求他憐憫的形容，在對他苦笑，甚至好像看了她冰冷的眼淚。他覺得自己拿着一柄手鎗，將她無辜地打死了一般地難過。雲一定要他立刻同去看靜。他痛苦地拉了拉頭髮，摸出錶來一看，強作着鎮定的樣子回復了她：

「不，今天一定不能。下星期二吧，我一定可以來，請你……」

期待中的火曜日已經悄悄地來到了。

靜是一個人在這與世界隔絕的樓上；她不知道這一天是應當怎樣經過。她不敢希望上午漢華會來，她甚至不敢希望今天漢華會來。但是她在等着，很不安地期待着。

這是陰天。一重重的雲片已經將這個世界整個地包裹了起來，好像是在垂死的黃昏中。這是一個多麼不吉的陰天！

在離靜住的小樓不遠的地方，在同一的衙堂裏，在一座一樓一底的房子底前樓上，有三個青年沉沉地坐在那兒。房間裏是一只粗劣的桌子和幾個條櫈。齷齪的油印機是放在一邊地下；此外只看見還有扯得粉碎的紙片，和吹來吹去的紙灰。窗好像是永遠不開的；下面幾塊玻璃上還很不整齊地糊着白紙：這樣使房間更顯得黑暗了。

一個是好像在抄寫着什麼；一個是好像在整理着什麼；還有一個是閒閒地在旁邊抽煙，他好像在想着什麼。——這最後的一個就是天天壓低了帽子在英住的小樓下經過的漢華。

他一會兒看看天，一會兒又看看他底同伴，心裏也是這同樣的問題——怎樣經過這一天。他知道已經到了相約的星期二。怎樣去見她？怎樣和她說起？她聽了又會得怎樣？——是的，她聽了一定會覺得很意外的。但是以後怎樣呢？他可仍得要將整個的時間消失在她一個人身上？這簡直是不可能；他現在是一二小時閒空的時間也抽不出來。……

叩房門的聲音打斷了他底思想。

另外一個身材瘦小的人走了進來。緊張的神色分明地顯出他帶來的緊張的消息。聲音裏微微地帶着恐慌的顫動，他一進來就說：

「快準備吧，我們是被包圍了！」

「什麼？」漢華突然立了起來，指縫裏半枝煙落到了地下，但是他即刻就鎮定着。「你說，什麼事情？」

「東面衙堂口，有兩個……一定是的……他對我死勁地看了一眼。」

「不要又是和前一次一樣地神經過敏？」

「不會的，我這一次……」

那兩個也都停止了工作，站了起來。在很短的時間中，他們一同地說着，幾乎辨別不出那一句話是誰說的。

「我想不會，爲什麼不下手？」

「這東西怎麼辦呢？又不好毀去！」

「還等人呢！那會得輕易地就……」

「總還是準備的好，這最好那兒去放一放。」

在這個雜亂的時候，漢華站在那兒默想了一會；於是他很安靜地說了：

「我自覺得有人跟了我好幾天；現在總還是準備的好。——但是你們不要亂。

——我看這樣吧：你將這東西包一包好，交給我——」

「放在那裏呢？萬萬不能這樣拿出去。」

「我是有地方，你不要管。——現在還沒有進來？」

「還一直在東面。」

「那便來得及。不重要的燒掉一點，快分頭去散吧。——不錯，你應得去通知他們，萬萬不要誤事！」

他們開始依照他底話做了。漢華却推開窗窺了一望；衙堂裏是一個人也沒有，一點動靜也沒有。他便又回了轉來。

「事情不一定會發生的，不過這麼準備；你們不要胆小。——啊，這手鎗——」
他忽然遲疑起來。

「我看你還是不要拿吧。」

「不，拿着的好；一定是認得我的——一兩個人還可以拚一拚！」

「漢華已經急急地拿着紙包，趕下樓去了。他很留意地向四邊看了一看；他想像中似乎已發現了自己是被注意着，被追蹤着。但是冷靜的衙堂裏還不見有人來往：

趁這個時候，他步履很嚴重地走了過去。

一切事情只是經過在很短的時間裏。天色還是陰沉沉的，一點日光也沒有。久待在小樓上的靜底心情，也只和剛才一樣。她好像老是坐在書桌邊；案頭是時鐘和日曆：時鐘底短針是指在5字上，日曆底一邊依然是那「火曜日」三個黑字。

好像是一個失戀的人，她覺得他今天是一定不會來了；他底話完全是欺騙她的：他現在已經要拋棄她了。於是她又覺得……

事情是突然地發生的。跟在那打開來的房門之後，一個男子走進了她底房間。她移過眼光去，禁不住嚇得叫了起來。

這是他！怎麼變得這個樣子！

她幾乎要不認得他了。面貌是黑得可怕，似乎比前一次看見他的時候還要黑到幾倍。並且他底面部表情似乎會使她感覺到說不出的恐懼。代替了從前看見他的時候的迎上前去的擁抱，這一次她幾乎想要逃避了他。

同時漢華也仔細地看見了她：她現在是多麼憔悴：頭髮是很零亂的，臉色已不是從前那麼櫻紅——她樣子顯得多麼可憐！他想伸出手去，抱住了她，輕輕地對她說：「我依舊是愛你的！」但是不可能。一分鐘也不許他失去，他只能走上前去對她說：

「今天什麼話也不能說，我只有一件事情要託你……」

這一瞬間對於她是多痛苦的殘刑！她不自知地說了：「你不要來了吧！不要來了吧！這樣反使我難過，……」

「我相信你，」她底話他是一點也沒有聽見；他是在咬着嘴唇，絞着手指，聲音裏帶顫動地說。「這一包東西你替我保管着，過幾時想法子叫人來拿；我相信你！」

「你瘋了，你可瘋了？什麼事情？」

「你看了就會明白；本來不能給你看，現在，——啊，你就看吧……」

他捱到了樓窗口去對下面望了一望：還是沒有什麼。大概是並沒有這回事。他可

以還在這樓上，對靜從容地講明白了一切吧——啊，不能，他徒然想，在這裏是不能的；他應當趁這個時候冒險地跑出去，他不能和那一包東西在一起。并且，他不能連累了她——

「你保管着，」他又說了。「不錯，還有這本日記，差些兒忘了，裏面有地址。……也交給你吧。……今天你無論如何不能走出去，知道麼？……我現在就要走。……」

他顯然是瘋了，在他匆忙地說了幾句話，又匆忙地走了之後，她不得不當他是瘋了。要不是狂人，他怎會得這個樣子？她覺得可憐他，同時她又覺得害怕；心上不期然地又跳動了起來。

顫抖的手指將那「一包東西」打開了。天色還是怪陰沉的，房間裏簡直和夜一般地黑暗。她在微光中看見了；這是使她自以為失戀的。模模糊糊地她看見了許多危險的字眼。臉色變得更青灰了；手指痙攣地在搖動着，眼睛裏是火……

「他是誰？這是他！這是他！……他不是瘋子……」

突然從沉重的空氣裏傳過可怕的聲音來。她全身的血液都湧了上來，心房好像快

要爆裂了——

「漢華，漢華，什麼事情！」

漢華並不在她身邊回答她；她幾乎暈了過去……

這分明是鎗聲。